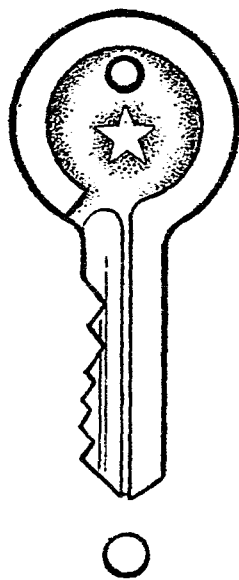


論目前戰局

叢文知求

輯一二第



版出社版出知求

目錄

本輯介紹（底封裏）

論目前戰局與國內團結問題……………子強（一一〇）

一、日軍的五月攻勢和中條山戰爭

二、敵軍掃蕩中反共運動的新發展

三、中山條戰爭失敗的教訓與國內團結問題

美日妥協之趨向與中國抗戰前途……………志剛（一一五）

一、中國的賭博

二、歐洲戰爭是國際局勢的重心

三、美日均存在着嚴重的弱點

四、頑固份子親帝反共的惡果

五、美日妥協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六、自力更生是爭取英美援助而又不為英美出賣的唯一道路

無產階級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葛列爾（一一六）

重慶秘聞……………史特朗（一一八）

意大利故事……………高爾基（四十一—四）

母親 廢物

論目前戰局

三十年六月十日出版

著者 子強 等

出版者 求知出版社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山東路二二一號

特約 亞美書社

青島路六七號

代定處 青年圖書文具商店

戈登路二十二號

香港 星洲 天一圖書公司

大道中一七五號

電話二七九一五

經售處 各書店各報攤

大道中七二號A

本輯定價 七角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預約每六輯三元
每十二輯五元六角

論目前戰局與國內團結問題

子強

一、日軍的五月攻勢和中條山戰事

五月以來，日軍曾經在中國的四處戰場發動了攻勢：一處是浙東，主要的地區是諸暨一帶；一處是粵南，主要是博羅惠州一帶；一處是鄂北，主要是在大洪山隨縣棗陽一帶；最後一處是晉南豫北，主要是中條山山脈。這就是日軍的所謂五月攻勢。到五月結尾的時候，浙東戰場已由華軍收復諸暨餘姚等地而結束；粵南戰場由華軍再度收復花縣、博羅、惠州等地而結束；鄂北大洪山戰場，也由華軍的再度克服棗陽而告一段落。只有晉南豫北中條山的戰事，直到六月五日才算告一段落。但這裏與別處戰場不同：第一，日軍佔據中條山的主要據點，而並沒有像別的戰場一樣重新退出；第二，晉南的掃蕩戰雖以日軍的勝利而「告一段落」，但日軍的掃蕩並沒有中止而是把重心移到太行山及河北省北部一帶，即移到八路軍防地以內去了。而根據重慶中央一向封鎖八路軍一切作戰消息的政策，華北的戰況自然也就「沈寂」起來。

打開天窗說亮話，日軍最近在各地的進攻和撤退實在大部分都是日軍採着主動的地位的，而中國的軍隊則大半都是起初日軍來時就不戰或一戰就退了，俟後才採取了比較堅決的抵抗，但主動的向日軍反攻是很少的。因此，一切「激烈戰鬥」，「敵人死傷數千」，「奮勇肉搏克服××」云云，大都不過是欺騙離戰地比較遠的老百姓的虛偽宣傳而已。



3 1799 5218 3

MB
K265.06
143¹

但是這裏却有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事陰謀和中國抗戰的嚴重危機存在着。

自從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方面就認為中國的抗戰意志已因國共衝突和民生痛苦而大為削弱了。這正是日軍打擊中國抗戰意志逼使中國投降的千載良機，因此日軍方不惜破壞反共份子的反共部署而於皖南事變發生之後不到一個星期的工夫就在豫南發動了十數萬人的大規模進攻的，接着就在贛北，蘇北等地發動了掃蕩進攻，再接着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五月攻勢了。

但是由於四年來的過度的消耗而造成的日軍兵力的不足，使牠不再採取到處佔領據點的攻策而改取到處流竄、此起彼落、尋找弱點、打擊華軍、時時保持主動的戰術了。而最後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國投降。這自然不是說，日軍今後也不會企圖攻佔中國抗戰的重要軍事據點了，相反，如果牠感覺到可能和必要的時候牠還是會飛機作更大規模的進攻掃蕩的，譬如日軍對於寧波和福州兩地就未曾作放棄的打算，而在這次中條山戰爭中，如果牠能取得決定的勝利，牠是會渡河進攻洛陽，潼關和西安的。

在這次五月攻勢中，日軍之所以特別着重中條山地帶的進攻掃蕩，也就是因為看透了華軍這裏是存在着嚴重的弱點的。原來這裏是八路軍晉軍及中央軍交錯連接的地方，比較容易發生磨擦問題，所謂晉南事件，所謂新舊晉軍衝突，就都是這裏發生的有名的磨擦事件。四年來日軍就會企圖利用這一弱點而發動了十三次對中條山的進攻，但每次都因各軍的有力配合，特別是八路軍的積極作戰而失敗了。這次五月攻勢中，日軍又對中條山發動了第十四次的進攻，可是結果，中國軍隊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中條山的根據地被日軍奪取了。這顯然是由於皖南慘變以來的反共高潮所造成的直接的後果。由此，每一個還具有民族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得出不團結就不能抗戰的慘痛教訓的。

二、敵軍掃蕩中反共運動的新發展

可是親日反共準備投降的頑固份子却在這裏找到了製造反共藉口的新機會。利用中條山的慘敗以作反共宣傳的罪惡行為，是由重慶軍委會發言人五月十五日的招待記者談話開始的。他告訴新聞記者說『現無十八集團軍部隊參加中條山之戰事』。這顯然是歪曲事實的宣傳，因為四年以來八路軍長處敵後從沒有一天放棄過抗戰的任務，這是全國人民都曉得的事情，即就此次中條山戰役而言，中央社十六日的電訊，也明明記載着『華軍某部十日夜分襲黑龍關（臨汾西）及外圍各據點，猛攻激夜，斬獲甚重，華軍一部衝入日軍鐵絲網，殺入陣內，日軍死傷甚重。』黑龍關既然是八路軍的防地，這裏的某軍自然只能是八路軍。那末怎能說『現無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部隊參加中條山之戰事』呢？這顯然只是爲了藉此發動反共宣傳，而五月十八日上海日軍發言人說八路軍不但未幫助中央軍抗日，反而將退下來的中央軍包圍繳械，正是爲了配合重慶軍委會發言的反共宣傳的攻勢的。其目的是爲了配合其『逼降』的軍事攻勢，以分化國共團結，挑撥中國內戰，在政治上打擊中國的抗戰意志。

果然，至二十一日，不管中共代表周恩來氏十九日的明日否認日方及親日份子的無恥造謠，一向處於側面地位的大公報這次却正面出頭領導反共宣傳了。牠首先發表了一篇社論，促請第十八集團軍立即援助中央軍抵抗晉南日軍之進攻，文中一面說是造謠不可輕信，同時却又指說八路軍未與友軍協同作戰爲事實。措詞雖然客氣得很，暗中却放了一枝否認十八集團軍已在參戰的毒箭。二十三日周恩來乃函覆大公報，聲明：一，日人及慣於造謠者流的造謠侮蔑，大公報不應置信，二，大

公報所云「十八集團軍集中晉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同作戰」並非事實，十八集團軍於大公報發表社評一週前即已襲佔白晉公路一段，使日軍無法通車，其他地區戰事也正在發展；三，第十八集團軍從未放棄對日作戰，他們曾單獨發動了華北百團大反攻，單獨粉碎了日軍二三月間的華北掃蕩進攻，雖然他一向是餉彈俱缺、窘迫萬分；四，爲了保衛大西北，中條山固然非常重要，管涔山、五台山、太行山、呂梁山也都是很重要的，不應只看重中條山。經過周恩來的這次聲明，事情似乎可以就此結束，但反共宣傳的任務未完成，大公報自然是未便干休的。於是五月廿三日大公報就又來一次社評，一方面對於周氏的聲明表示欣慰，另一方面却一則言中共向來最信仰蘇聯，蘇日「妥協」之後，中共抗戰政策可能受有影響；再則曰中共戰前的努力對於民族自衛的需要是一個負號；三則說中共不應存有「重建國家中心」的錯誤思想；最後並把有關國家民族的整個政治問題理解爲毛澤東氏與蔣委員長個人談談的問題，而要毛氏赴重慶一趟。在這裏大公報是完全把國民黨頑固份子最近所執行的反共倒退政策和皖南事變的責任避口不談了，而却在諄諄要求中共團結抗戰的話語中透露出中共過去並未團結抗戰的惡毒意思，可是由此，大公報一向的「自由」、「中立」的面貌，也就被揭穿了。

然而事實終竟是無法完全掩蓋的。根據路透社合衆社等外國通訊社的消息（注意，這些通訊社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故意替中共宣傳的），二十四日合衆社有中條山中央部隊第八軍司令部函謝八路軍配合作戰的消息，二十六日路透社有因八路軍積極破壞交通日軍已放棄渡河計劃的消息，二十七日中央社也不能不發出多則關於八路軍配合作戰的消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從洛陽發出的：「策應中條山戰事之晉南部隊發動以來，戰果日益擴大，同蒲北段之崞縣原平間鐵道被華軍破壞數段，

並向忻縣以北各據點攻襲，斃日二百餘，其他在白晉、平漢、平綏路沿線華軍均紛紛破壞日交通，日極恐慌。『至二十八日更有合衆社特派員蔣蒂加拉罕的電訊稱：洛陽司令部副參謀溫朝杞（譯音）承認十八集團軍已參加作戰，並有數處日軍交通線被截斷。同日重慶合衆社電稱：中央社本日洛陽消息宣稱，華軍現時方對華北日軍交通線作廣泛之游擊戰，聲援在晉南反攻之華軍。主力華軍現正襲擊平漢，平綏及同蒲各鐵路與華北各公路，而第十八集團軍（即共軍）亦助中軍向日軍掃擊』云云。這都是無法抹殺的事實。

照理，既然有中央軍函謝八路軍配合作戰的公函，既然有洛陽戰區司令部副參謀長的公開發言證明，既然有中央社的正式消息報導而這些都不是中共自己的宣傳，第十八集團軍早已參加對日作戰的事實應該是無可否認的了。然而事竟不然，大公報爲了繼續其領導這次反共宣傳攻勢的任務，於五月廿九日又發表短評，要求軍事委員會正式公佈十八集團軍究竟是否確已協同友軍作戰之真相，而軍委會發言人却答以迄未獲得十八集團參與目下戰爭之報告，在這一問一答變簧中間，就顯然可以看出是有意抹殺事實，有計劃地挑起新的反共宣傳。果然上海各反共華文報紙當日即著評論述『中共居心』了。六月一日何應欽對合衆社記者的談話也所未接得報告爲遁詞避免正面答覆十八集團軍是否已協同作戰的問話，這自然都是爲了便於歪曲侮蔑的反共宣傳的繼續進行。

親日反共份子利用這次中條山戰事所進行的另一種歪曲事實的反共宣傳是說這次進攻中條山的日軍係從滿洲調來，如五月十三日路透社重慶電訊稱：『據中國軍事當局（注意，是軍事當局！）稱，日方現用新由滿洲調來之師團在晉南作戰，迄今已發見之師團之番號，計有三師團』云云；或說在『共軍』防區之日軍大部份均已調至晉南作戰，如六月一日何應欽對合衆社記者所云：『以前

日軍在晉北之共軍防區駐有四個混成旅，但最近已將此項軍隊之大部調至晉南作戰。」

可是事實怎樣呢？這裏最好還是拿軍委會發言人（他的造謠侮蔑的本領決不下於何應欽自己）來證明「軍事當局」和何應欽的無恥造謠吧。根據中央社重慶五月三十日的電訊，軍委會發言人分析此次日本進攻中條山的先前部署時稱：「日軍此次向中條山大膽進犯，在四月前即已開始秘密準備，於四月初先將駐開封之原田師團，調集於沁博附近，再將商邱之騎兵旅團，徐州之田中師團，由隴海路轉集於此，再將贛北之櫻訓師團亦由隴海路調集於陽城沁水附近，以爲東路兵團；臨汾地區清水師團及太原之池上獨立旅團，晉東之片山獨立混成旅團，則增駐絳橫道上，以爲北路兵團；晉北之某獨立混成旅、晉東南之井關，晉南三角地帶之安達等師團，則集結於張茅大道及夏縣一帶，以爲西路兵團」云云。這裏面沒有一個師團是從滿洲調來的，可見那位「軍事當局」完全是在無恥造謠；這裏只提及一個番號不明的晉北某獨立混成旅，而並沒有從晉北調來兩個或三個獨立混成旅團，可見親日頭子何應欽所說日駐晉北四個獨立混成旅團大部調赴晉南的話也是有意造謠，企圖完全抹殺八路軍的抗日戰績。可是從軍委會發言人這個分析中我們却發見了與此相反的事實，即這次日軍進攻中條山所調集的兵力，除原駐當地者以外，絕大部份（計三個師團、一個騎兵旅團）都是從中央軍駐防地區調來的，這是一；其次，軍委會發言人又透露了另外一個事實，即日軍的此次進攻中條山其主力部隊是配置在東路（牠的後方是中央軍防地），而不是配置在北路（牠的後方是八路軍和一部份晉軍的防地），而要牽制東路之日軍，八路軍不從太行山南下越遼瀋河進攻日軍的直接後方，是不能收到最大最直接的效果的。這就可見所謂中條山戰事的失敗完全由於八路軍配合不夠的宣傳，也完全是一套反共的鬼話。

利用狄人的殘酷的進攻在全國範圍進行反共的宣傳，這是親帝反共份子從新來曾用過的新手法。這就明白告訴了全國人民：這些死心塌地的親帝反共份子，已經不會再注意到從狄人的進攻中吸取抗戰的教訓，他們是早已把反共看做高於一切了。而何應欽六月一日對合衆社記者的談話說：「中央方面不得不保留一部份之精良部隊以防共黨可能之攻擊」，正是從親日頭子自己的口中道出了他們的「抗戰政策」。

親帝反共份子今天之所以這樣變本加厲地展開其無恥的反共宣傳，顯然不是偶然的。這就是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在積極策動反共反蘇反德的遠東慕尼黑，以犧牲中國對日妥協，日本則一面以軍事進攻逼迫中國投降一面加強謠言攻勢，分化中國內部以達到誘降目的，親帝反共份子就是爲了配合日本這一陰謀準備投降才這樣做的。

這就是說，由於親日派挑動中國大規模內戰陰謀的失敗，他們已經改變政策實行以通過加強英美路線來實行其反共投降的活動了。這由親日派頭子何應欽一再對美廣播和對英美的無恥捧場就很明顯地表現出來。可是親日派怎樣通過加強英美路線以實行其反共投降的活動呢？這就一方面可以借著與英美派的合作展開全國的反共運動，積極削弱中國抗戰的力量，以便利日軍的掃蕩進攻，而日軍進攻的成功便更動搖了中國的作戰意志，甚至最後爲日軍所完全擊潰；另一方面，反可在英美路線的積極進行中散佈中國只有依賴外援才能抗日的毒氣，以便等到外援一有動搖或完全不可靠時，他們就更容易進行妥協投降的活動了。

其次，由於英美派頑固份子在英美最近比較更積極的援助之下更加夜郎自大起來，而採取了更堅決的反共倒退的步驟，至於英美帝國主義方面呢，最近因爲歐洲戰局不利，爲了要集中力量應付

歐局並懷疑中國的作戰力量，大有犧牲中國與日妥協的趨勢，因而對中國內部的反共運動和政治上的倒退逆流，不但不像過去一樣有時還要加以干涉，而且採取支持鼓勵的態度了（自然在美日妥協未能成熟之前還是限於不根本破裂的範圍以內），這自然就更助長了英美派的反共氣焰。

於是在加緊反共、準備投降這一點上，英美派與親日派合流一致了。這就是反共運動的新發展的主要特徵。

三、中條山戰事失敗的教訓與國內團結問題

目前親帝反共份子的政策顯然是另一方面利用中條山戰事擴大反共宣傳，另一方面則故意過份誇大中國軍隊在其他戰場的戰鬥能力和製造勝利的虛偽消息，以麻痹人民的抗戰積極精神。這都是爲了反共和準備投降。但是我們人民對於戰事的真象和中條山戰事失敗的教訓，却不能毫不過問。

根據寧波、紹興、溫州、福州各地傳來上海的真確消息，這次日軍在各該地的進攻，都沒有遭到嚴重的抵抗，甚至如寧波、福州，竟完全是不戰而逃的。可是在報紙上我們所看到的却滿是『激烈戰鬥』、『實行巷戰』等誇大得無影的宣傳。以此例彼，其他戰場戰況的報道的真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大概只有中條山及大洪山的戰爭真正經過激烈的戰鬥，因爲根據過去的戰績，這兩地駐軍的抗戰情緒一向是很高的。可是這次中條山的戰事，中國却終於還是遭受失敗了，爲什麼呢？

我們應該從全國範圍內來尋求中條山戰事失敗的原因。

第一，這是由於皖南事變以來的反共運動，根本削弱了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當着軍隊中對士兵普遍進行着反共第一的教育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希望這些軍隊去堅決抗日呢？當着到處都實行以

共的保甲制度和普遍對老百姓實行反共宣傳的時候，我們又怎麼能期望人民積極起來協助抗戰呢？因此，在政治黑暗反共高潮之下所造成的軍民抗戰意志的消失，是最近中國軍事失敗第一個原因也是這次中條山戰事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在大發國難財的達官顯貴的接縱之下，近年來國民經濟已經陷於非常危迫的境地，由於法幣價值低落及囤積操縱而造成的物價高漲，嚴重威脅了人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而高級官吏的直接以命令徵發民間糧食致使人民無法生活，更是有意造成食糧恐慌，有計劃地削弱人民的抗戰意志，因為當着人民連生命都朝不保夕的時候，他們是無法關心抗戰的。例如最近寧波紹興失守，就有官方所囤積的近百萬担的米被日軍所沒收（少部分發放給平民），而人民却很久以來就無法生活。再如福州淪陷前，陳儀曾將民間的米以公倉為名大批強買，囤積起來以致餓死人民無數，甚至有一次貧民在福州公開搶米被機關槍掃射死三百餘人，傷者無數。別處的情形自然也比這裏好不了多少。甚至重慶米荒也鬧得非常嚴重，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要人民積極起來抗戰，自然是很困難的。而前線將士因為關心到自己家屬的生活，抗戰的情緒自然也大受影響，何況浙東部隊還有軍餉不足的情形呢。因此，由於普遍的人民生活困難而嚴重影響到軍民的抗戰意志，是中國最近軍事失敗的第二個原因，也是中條山戰事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親帝反共份子最近所加緊進行的親帝外交政策和親帝宣傳，在全國軍民中間造成了依賴外援、等待外援的空氣，也大大削弱了他們的自動抗戰的積極意志，使他們不相信中國自身的抗戰力量，這也是中國最近軍事失敗和中條山戰事失敗的一個原因。

第四，就中條山戰事而論，不合理的防區的限制和不斷的挑撥磨擦，自然大大影響了八路軍同

中央軍配合作戰的作用。這是這次中條山戰事失敗的最後一個原因。

這些原因中間，全國反共運動的厲雷風行，乃是最近中國軍事遭受失敗的一個決定的因素。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日本今後可能暫時緩和一下牠的以軍事進攻為手段的「逼降」政策，而加強其挑撥分化中國內部的誘降政策；但這並未根本否定了牠的更大的軍事進攻重探「逼降」政策的可行性。因此，重慶政府在親帝反共份子的主持之下，加上英美帝國主義的壓力，大有可能走向投降妥協的道路；同時如果日本的誘降政策遭受阻礙，牠將重新採取軍事攻勢，中國也有可能遭受更大的軍事失敗。因此，目前正是一個非常緊急的頭關。

而為了挽救目前投降妥協的危機和軍事上更大失敗。

第一，我們必須要求政府馬上停止一切的反共活動，撤銷反共封鎖線，釋放最近被捕的數萬愛國青年及共產黨員，懲辦政府中挑撥國共衝突發動反共運動的親日首領何應欽等，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並設法謀取國共的誠懇合作。

第二，我們必須要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宣佈實行真正合於人民公意的民主政治，切實保障人民的合法自由，動員人民積極參加抗戰以發揮人民的抗戰力量。

第三，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撤查高級官員中的貪污和大發國難財的份子，嚴厲懲辦，並實行馬寅初博士所提出財政經濟政策以蘇民困，切實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辦法，以加強人民的抗戰意志。

最後，我們必須要求政府馬上放棄親帝媚外的外交政策，而採取真正的自力更生的政策，這就是要積極改善國內的政治，發揮人民的抗戰力量，保持獨立的抗戰立場，與對中國援助最多也最真誠的蘇聯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並繼續爭取英美的援助。

只有這樣，中國抗戰才能走向牠光明的前途。

美日妥協之趨向與中國抗戰前途

志剛

一 中國的賭博

自從蘇日中立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親帝份子就在全國展開了猛烈的反蘇宣傳，不僅抨擊蘇聯，說牠違反了一九二四年關於外蒙問題的『中蘇協定』和一九三七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而且故意禁止新聞登載我國駐蘇大使轉來的蘇聯關於『滿洲國』問題的正當解釋，反而歪曲事實，對蘇聯多方侮蔑甚至說牠要同日本妥協，瓜分中國了。對於四年以來在精神物質各方面援助中國最多最積極的偉大友邦，今天竟不惜採用這樣卑劣的手段來『酬報』牠，這真是只有中國最無恥最無信義的親帝反共份子才幹得出來的。親帝反共份子今天之所以不惜這樣露骨地違反其口中一貫倡導的『信義』，一部份原因固然是爲了藉反蘇來反共，然而更主要的，還是爲了有計劃地造成全國人民對於蘇聯的反感，以加強其依賴英美的親帝政策的政治基礎。事實上，不能不說親帝反共份子這一政策是收了相當成效的；自此以後，把持中國政權的少數大資產階級代表就加緊了他們出賣中國抗戰的步驟，美國被贊美爲世界的救主，而『A·B·C』的呼聲則出現在政府要人的每次外交談話中。

然而帝國主義是從來也不會爲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利益打算的，牠的一切政策的目的，只不過是在於增加或保護牠的帝國主義利益。在今天，帝國主義自然並沒有變得更好了一些，因

此，當着英美在戰略上需要暫時對日妥協以便集中力量應付歐洲戰爭的時候，美日妥協的談判在進行中的消息透露出來了。五月十九日，蘇聯塔斯社的電訊傳出這樣一個驚人的消息：

『據紐約前驅論壇報東京訪員報告，權威方面宣稱，美國最近自日本非官方負責方面獲得締結日美在遠東全部及南海協定之建議，此項建議目的在試探美國政府態度，包括下項成立立美日協定之基點。(一)美國調解中日戰事，日軍先由中國內部各省撤退。(二)美國承認日本在華之優越地位。(三)日方保證避免在南部採取敵對行動，美國則在經濟上對日作重要讓步，(尤其是在南部)，同時，美方或以鉅款貸與日本，該訪員復稱，若干方面認為美政府已鄭重考慮上項日方建議，但在開始談判前，美方將要求日方履行下項條件。(一)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方宣言不與蔣介石將軍有所接觸，日方對此宣言不應堅持，(二)日方應改變不接受第三者調停之宣言，(三)日方應說明在遠東之經濟計劃。據謂該項協定並規定日方不得利用軸心力量對付美國，至於日本政府對於此項由日本負責方面提出之建議，是否將予以鄭重考慮，無從探悉，但日方意見仍極不一致，若干方面主張與重慶媾和，但另一部份則力主繼續作戰，承認南京，提及此問題時，真理報稱：「據另一方面稱，日美協定建議並非由日方提出，此事係由美方發動。」』

同日的華盛頓合衆社電訊又說：民主黨參議員湯姆斯曾語合衆社記者云：「調停之事，有值得考慮之價值。」該電訊又云：「精細之觀察家多人相信，現在調停中日事件，已較一九三八年以來任何時期爲宜，日人之種種迫切求和之表示，與美國在日本未宣佈真實態度以前對德作戰之關切，不應巧合云。」

這一消息大概是可靠的。因爲第一，在這消息發出以前，已經有很多消息，如荷印對日在石油輸日問題上的妥協，英大使寇爾的聲明不再封鎖滇緬路，英美駐日大使與松岡關於調整相互關係的談話，以及日本輿論界和平攻勢的宣傳等，表明在遠東方面早就有『和平暗流在進行着』。第二，根據十九日的電訊，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都沒有否認這一事實的存在，甚至美國並未正面否認這一美日妥協的提議係由美國所發動。第三，在五月廿九日羅斯福總統的『獅子吼』中，並未抨擊日本，甚至連提也未曾提到，而且也沒有提及中國在『民治陣綫』中所處的地位，可是如果美國是真的把中國看做牠的『西綫』的話，特別是在美日妥協傳說非常流行的情形之下，羅斯福在其有重大意義的演說中，是應該明白表示其對日本的敵意的。

而這一消息之所以恰在巴爾幹戰事結束，英國完全退出歐洲和近東蘇伊士局勢緊急的時候透露出來，就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爲了集中力量應付歐洲的緊急局勢，美國是可能企圖犧牲中國抗戰對日妥協的。這一個消息的透露，對於死心塌地的親帝反共份子自然是很大的打擊，對於那些害怕民衆抬頭而期望能够在英美支撐之下維持其特權地位的頑固份子，則不會在頭上澆了一盆冷水，而對於那些被『A. B. C.』的喊叫攪昏了頭腦的民衆，却成了清醒頭腦的一付清涼劑。

羅斯福總統在其一再延期，經過鄭重考慮之後而發表的表明美國對世界局勢態度的『爐邊談話』中，未曾對日本有隻字提及，對於中國的對日抗戰，也只是不關痛癢地說了一句『余相信中國之偉大防禦，其力量必將增厚』，這就充分表明了美國在遠東方面正在進行着『綏靖政策』，而企圖與日妥協。至於五月卅一日赫爾國務卿的對日政策不變的聲明，只不過是事態未成熟之前一種應有的掩飾；荷印對日態度的相當強硬，雖係美國所支持，但也只能說是買賣未成之前的討價還價，

而不能做爲美日決不妥協的論據，至於所謂『戰後放棄在華特權』的保證，雖爲中國人民所一致歡迎，但對美國此舉的是否意在用此作爲壓迫中國對日妥協的代價，我們却不能不作最大的保留。

可是就正當美國企圖在遠東恢復綏靖政策的時候，中國的親帝反共集團却通過親日派首領何應欽的口，正式宣佈了他們決定把中國抗戰出賣給英美的事實。根據合衆社五月卅一日的重慶電訊，何應欽宣稱『中國已將其命運與英美之命運聯繫，無論歐洲情形如何，中國將堅持其政策而決不轉變云』。這就是說，中國今後將再也沒有獨立的抗戰，而是完全依附在英美的支配之下，變爲英美對爲軸心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份了。

好久以來，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就在把中國抗戰當做可以發財的賭注似的玩去，這次却索性把中國的抗戰和整個民族的獨立自由一古腦兒插到英美帝國主義一方面去了。

中國既然已經將自己的命運『與英美之命運聯繫』了，那末將來牠可能得到些什麼樣的『酬報』呢？

第一，如果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英美勝利了，中國將得繼續維持其形式上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但實質上英美對中國政治經濟的控制力量一定要比戰前加強了；這樣，中國千萬人民數年來爲抗戰而流的血，就完全變爲成製造少數特權者發國難財的機會和維持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而流的了。

第二，如果英美失敗了，中國只有與英美共命運，跟着英美的屈服而對日投降，因爲依賴英美的結果，中國將完全喪失其獨立抗戰的力量；這樣，中國數年抗戰耗費無數人力財力的結果，還是脫不了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之奴隸的命運。

第三，如果世界大戰雖暫時得繼續僵持下去，而英國的地位却繼續惡化，美國爲了集中力量來救援英國和擊敗德國，便必然要設法在遠東方面同日本取得妥協，妥協的結果當然是犧牲中國，中國仍不免其悲慘的奴隸命運。

自然，也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將來兩大帝國主義集團可能兩敗俱傷，而由各國的人民起來執掌政權被壓迫民族也取得解放和獨立，建立起真正的世界和平，那時中國或者也可達到獨立解放的目的，但這將經過不必要的很大的犧牲，而且即使這樣也要中國自己盡力去爭取的。

照目前的情勢看來，四種可能中第一種可能成份最少，第二種可能性就比較大，第三種可能性最大，最後一種可能雖比較肯定，可能推至遙遠的未來。而不管前三種的那一種可能實現了，對中國整個民族的獨立解放和全體人民自由幸福來說，其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即仍然不能脫離其悲慘的命運。

因此，假如說一般的賭博的法則是『十賭九輸』的話，而中國的這次賭博，却可以說是命中註定了要完全輸掉的。

二 歐洲戰爭是國際局勢的重心

當我們說美國可能因爲要集中力量援助英國而對日謀取妥協的時候，我們的立論根據是建立在『歐洲戰爭是目前國際局勢的重心』這一基礎之上的。爲什麼說歐洲戰爭是目前國際局勢的重心呢？這是因爲——

第一，歐洲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重心所在，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最主要的根據地，這裏有四個大的

帝國主義國家，十幾個產業相當發達的二等資本主義國家，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絕大部份都是採在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手裏的。如果說：國際帝國主義的瓜分世界的戰爭是當歐洲戰場的勝負來決定的，那末也就可以說：誰要是最後奪取了歐洲，誰也將奪得全世界。就這一點來說，落後的東亞決不能與歐洲同日而語。目前在美國積極支持之下的英國對德國的戰爭，就正是爲了奪取歐洲，亦即全世界霸權而進行的。

第二，就美國的實際的經濟利益來說，歐洲對於美國也比東亞重要得多。在美國的對外貿易中，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佔美國總輸出的百分之三十五，和總輸入的百分之三十八；歐洲佔美國總輸出的百分之四十和總輸入的百分之二十六；而遠東方面，不過佔美國總輸出的百分之十和總輸入的百分之九而已。在美國對外投資中，在西半球總計是八、七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歐洲是三、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遠東則只不過七五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已。而現在這微小的貿易額和投資之中，日本所佔的數目遠超過中國甚多呢。

第三，就是單就戰略形勢來說，歐洲也比遠東重要得多。在國際帝國主義中間，海軍力量的分配大致是英美各佔三分之一，其他國家佔三分之一，（法國除外）如果英國失敗了，軸心方面也就保有決定的海軍優勢，金元王國的地位自然也就受到嚴重的威脅。而且如果美國並不甘心情願完全放棄歐洲（包括北非和近東），牠也就不能不任命支持英國對德國的戰爭，以保持將來對德反攻的可能性。反之，就遠東來說，在美國看來，即使日本暫時取得了比較優勢的地位，在將來擊敗德國之後，英美也不難壓迫日本再行讓步的。

而事實上，大英帝國目前正處在瀕於崩潰的非常危急的情況中。

巴爾幹戰爭的爆發把帝國主義大戰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世界大戰開始進入了決戰的階段。可是決戰進行的情況顯然是於大英帝國不利的：決戰的第一仗——巴爾幹半島的戰爭，聯軍是失敗了，英國被迫放棄了牠在歐洲大陸的最後的根據地；決戰的第二仗——克里特島的戰爭，英國又失敗了，德義佔領了東地中海的這個重要的戰略據點，進一步威脅了埃及和蘇伊士運河，大英帝國海軍在東地中海的威勢被動搖了，伊拉克戰事的結束雖改善了英國在近東的戰略地位，但貝當政府之進一步的對德投降，却使敘利亞成爲德軍進攻英國海軍和埃及蘇伊士的根據地。這樣，英國的根本的劣勢地位並未因伊拉克戰事的結束而改變，因此，在即將到來的決戰第三仗（這很大可能就是爭奪埃及蘇伊士的戰爭）中，英國還是非常危險的。

德國的封鎖是造成大英帝國之危機的另外一個來源。不久以前我們看到美國官方宣佈美國運英物品被德國沈沒百分之四十，這一數字後來雖經修正，但根據美國的急於鼓吹實行護航制度和宣佈海上自由，運英物品被沈沒的數目大概不會很少，五月廿七日羅斯福的『爐邊談話』，更曾公開承認『目前納粹擊沈商輪之程度，三倍於英國補充之力量，而兩倍於英美兩國今日之產額』。克里特戰爭中英艦隊的損失和世界最大戰艦荷特號的沈沒，更加重了這一危機的程度。

英國本部人民的反戰運動及其屬地的反英革命運動的激化，則造成了大英帝國之危機的第三個來源，伊拉克的叛亂決不能單純地看做德國煽動的結果，而且也是大英帝國一向殘酷陰毒的殖民地政策的直接反響，目前伊拉克戰事雖然結束了，但阿刺伯人民反抗英國的變亂却決不會就此結束，而是隨時都有爆發可能的。最近埃及內閣的改組，也決不會如路透社所宣稱的僅係內政問題，埃及內部一向存在着反對參加對德戰爭的很大勢力，而埃及前一個首相就是因此而被英國謀斃的，這次

閣潮恰恰發生在英國在北非及近東地位非常危急的時候，正是表示埃及對英勝利信心的動搖。而對大英帝國威脅最大的還是印度國民大會所領導的戶英運動，印度各地最近不斷發生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運動，常常同軍警發生武裝衝突，這就是路透社所偶而報道的所謂『印回衝突』。由於這一運動已包括了絕大部份的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這就嚴重威脅了大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此外英國本部的人民反戰運動也正在非常蓬勃的開展着。

因此，如果我們說大英帝國在戰爭和人民殖民地反戰運動的兩面夾攻中已瀕於危境，決不能算是過甚其詞。羅斯福在其『爐邊談話』中關於大英帝國目前危機的描述也決不是故意聳人聽聞的誇大之詞。根據華盛頓合衆社六月五日的消息，國務卿赫爾已暗示美駐英大使韋南特之突然返美，攔有關於英國作戰大局之嚴重消息。同日消息又云：『白宮現在密切注意英國有無崩潰之可能，如英國崩潰，則英國之艦隊將不復能存於西半球與歐洲之間』。六月四日的哈瓦斯社的華盛頓消息，則認為韋南特之重返華盛頓，實係『代表英國籲請羅斯福總統加緊援助，甚至於必要時敦促美國參戰』。據說這是因為『外傳英國本部及其帝國各屬地，今後倘無美國陸海空軍之積極援助，即將無法保持其現行地位』云。海通社的消息，則指出美國霍華德系報紙國際總編輯西姆斯認為『美國駐英大使韋南特，業已報告羅斯福總統，申述英國獨力抗德，斷難支持至一九四二年。』

在這種情形之下，大英帝國顯然急需着美國之更進一步更大量的援助，而美國如果不願見大英帝國的崩潰以及隨着大英帝國崩潰而來的美國自身霸權的遭受德國威脅，就不能不亟圖設法緩增日本，使其脫離軸心，消除其在太平洋方面的威脅，而集中其絕大部份力量援助英國渡過目前的危

機。這就是美國在遠東可能對日本謀取妥協的第一個根源。

三 美日均存在着嚴重的弱點

但是中國的英美派反共頑固份子關於美國實力的誇大的宣傳，不但欺騙了全國的人民，而且也在欺騙着他們自己，他們甚至誇大美國實力足以應付兩洋作戰因而就靜待美日戰爭的爆發，要美國代中國打敗日本，不但放棄了一切增加抗戰力量的積極行動，而且加緊進行反共分裂運動，削弱中國抗戰的力量。然而實際的情形到底如何呢？讓我們看一看美國人自己最近的意見吧。

五月九日，上海的美國僑民曾經舉行了一個關於美日戰爭可能性的討論會，討論結果，一致認為太平洋不致發生戰爭，原因是雙方實力均不充足，而關於美國方面，他們認為「美國將會忙於應付大西洋，而且牠的艦隊不要說兩洋艦隊，就是一洋艦隊也還不够充分」云云。這是說美國自己目前決沒有同時應付兩洋作戰的實力。

在羅斯福總統發表其加緊援助英國的爐邊談話第二天，合衆社就從華頓盛發出這樣一個消息：「可特方面昨日傳出美國廣泛之海軍活動，目的在增強美國大西洋海軍方面之物質力量，俾能實踐羅斯福總統以原料輸英之保證。觀察家並回顧星期二總統爐邊談話中，曾言大西洋艦隊正在不斷增強中，惟新艦增援大西洋之唯一源處，厥為太平洋之作戰艦隊，大西洋新建之海岸實不足以容納「特務艦隊」所需船隻之數目。美國目前在大西洋唯一之超級戰艦，可以適用於現代戰爭者，為三萬五千噸之「北加羅林那」號。」

這說明了美國爲了組織「特務艦隊」，保證援英物品之平安抵達英國，正將太平洋艦隊大批調往大

西洋，並說明目前美國在大西洋的超級戰艦只有「北加羅林那」號一艘。

而素以代表美國金融資產階級意見的權威評論家李普曼，也發表論文，說「美國現已偏向日本尋求避免太平洋戰事途徑之時，因依照現時大西洋之情勢，太平洋之戰事，將有害於美國也。」也可做爲美國目前海軍實力實不足以應付兩洋戰爭的明證。

實際上按照美國軍備的擴張計劃及其參戰的準備步驟，美國只有到明年以後，才能一方面抵禦日本在遠東方面的威脅並同時給於英國以真正强有力的援助，可是英國現在却聲明「英國獨力抗德，斷難支持至一九四二年」了。澳總理的談話也目承今後六個月之內不能指望美的真正有力的援助。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自然只有設法在遠東方面暫時對日妥協，集中力量應付歐洲戰事了。何況如果日美妥協成功，日本不但實際上脫離軸心，並可使日本集中力量反共，同蘇聯關係，也可能惡化起來，反共反蘇借刀殺人的目的也可達到了。這是美國在遠東可能對謀取妥協的第二根源。

可是如果單是美國這方面存在着弱點，而日本可以有充分力量向南洋奪取一切的話，美國這種保存一部份太平洋利益犧牲中國及荷印以謀對日妥協的企圖，也不可能在今天發生的，因爲美國明明知道這種提議是不會成功的。事實上日本方面也正存在着嚴重的弱點，因而可能也期望在比較有利於自己在遠東更進一步擴張勢力的條件之下對英美謀取暫時的妥協。這首先就是中國四年來的抗戰已把日本可以用來南進同英美角逐的實力消耗了很多，使其不敢輕於以武力嘗試南進。其次，中日戰爭直到今天還未能告一段落，因此而牽制了日本的大部份力量使難以集中比較更大的力量用在南進方面，也是日本可能對英美尋取妥協的原因之一。再其次，以目前的國際整個形勢而論，日本也正利於以軍事實力爲後盾採取政治外交的步驟，逐步壓迫英美讓步，以達到其南進的目的。日本

存在的這種弱點和企圖，乃是美日可能覓取妥協的第三個根源。

四 頑固份子親帝反共政策的惡果

然而招致美國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源，還是在於中國抗戰陣營中存在的嚴重弱點的暴露。

大家自然還記得，當去年德義日同盟正式訂立，英美宣佈放棄綏靖政策的時候，我們曾經認為美日妥協已不可能，太平洋帝國主義戰爭已不可避免，當時實際局勢的趨向也的確是如此。這是因為第一，當時歐洲戰爭還未進入決戰階段，英國當時的地位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危急，歐洲戰局反而有暫趨穩定的樣子，因此使得英美自覺尚有力量在遠東對日採取攻勢的防禦政策，以集中主力應付歐洲的戰爭；第二，當時英美估計歐洲戰爭決戰階段的到來不會這樣快，而且以為在決戰時英國也不致像現在這樣連戰皆北，所以可以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在太平洋方面相當準備起來以抵禦日本的進攻；而最重要的還是第三，中國當時國內局勢趨向好轉，英美相信中國有牽制日本使不能抽身南進的力量。

可是半年來的實際的發展，完全改變了這些條件：第一，世界戰爭進入決戰階段之後，英國連戰皆北，被認為大英帝國之生命綫的蘇伊士運河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大英帝國的地位動搖了，這就使得英美不能不作對日讓步的退守打算，以便集中全力應付歐洲的戰局；第二，英國危急局面到來的這樣快，可以說是出乎英美的預計的，也使英美不能不作減低準備積極抵禦日本的打算；然而最重要的也還是在於中國抗戰陣營內部條件的變化。

正如一般人所知道的，自從遠東英美對日的對立尖銳化而積極援助中國之後，中國的頑固份子就有恃無恐地猖狂起來，重新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反共高潮。這是以去年十月十九日何白限令華中八路軍新四軍部隊撤退黃河以北的皓電開始的。接着就在華中進行了部份的軍事進攻並在全國展開了政治的逆流。最後終於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慘變。於是在親日派與英美派聯合策動之下反共高潮達到空前嚴重的階段。自此以後，全國規模的反共高潮就一直沒有低落過，經過國民參政會的政治反共攻勢，國民黨八中全會反共陣容的佈署，藉口蘇日中立協定而展開的反蘇反共宣傳運動，華中不斷的軍事進攻，一直到目前造謠說八路軍未參加中條山戰事的反動無恥宣傳。在這樣長期間的大規模的政治軍事反共運動之下，中國的抗戰力量自然是空前削弱了，日本帝國主義就正看透了這樣一個機會，於是豫南戰事，贛北戰事，沿海戰事，大洪山戰事以及最近的中條山戰事就接連不斷地發動起來。不管中央政府的頑固份子怎樣故意製做誇大的宣傳，各地中國軍隊有的遭受巨大損失（如豫南戰事和中條山戰事），有的不戰而逃（如上海人民所共知，寧波紹興溫州和福州就都是不戰而逃的），事實却是無法掩飾的。這都是充分暴露了中國抗戰力量的大大的削弱。頑固份子頂多也只能騙騙那些容易相信宣傳而不明真象的老百姓，對於英美帝國主義，這種真象他們是無法隱瞞的。因此，英美政府對中國抗日力量的估計發生了變化，牠們漸漸懷疑中國有牽制日本南進充分力量了。同時牠們又不願見中國人民力量的增大，因為這是與牠們堅持的反共政策相違反的。利用中國抗戰牽制日本既不可能，而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又是那樣危急，那就不如素興以壓迫中國對日投降為條件謀取對日本的妥協了。何況這樣還可讓日本同國民黨聯合起來進攻中國革命勢力呢。而親帝反共份子的決心使中國命運與英美命運相聯繫，更給了英美出賣中國對日妥協以可能的條件。

（因為如果中國能堅持自立更生的抗戰國策，英美是無法出賣中國的。）這就是美國目前可能犧牲中國謀取對日妥協的最後的也是最主要的一個根源。

五 美日妥協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美日妥協能不能實現呢？美國國務卿赫爾的聲明對日政策不變和美國航空人員的來華投効是不是表示這種可能已經沒有了呢？

這首先要決定於前面所引塔斯社所傳的條件能不能為美日雙方所接受。照目前的情勢看來，美國對於這些條件大致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在這些條件之中，一方面保障了英美在南洋的軍略地位（這是美國無論如何不能讓步的）使日本不能破壞美國經過太平洋對近東英軍的接濟路線，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實際上脫離了軸心，緩和了遠東的局勢，使英美得集中全力進行對德的戰事，英美目前主要的戰略目的是達到了。日本對於這些條件就不見得能夠滿足，因為第一，照這種條件來解決中日戰事，在中國方面說雖然是屈服妥協了，但因中國仍保有相當大的實力，而且中國政府基本上又仍在英美的控制之下，日本會認為這種和平對日本的保證是不够的；第二，日本目前既然靠着與德義在歐洲的攻勢配合而獲取了英美的妥協讓步，自然不會接受英美要日本退出軸心的要求，而要繼續利用這一軸心壓迫英美作更多更大的讓步，逐漸達到牠建立東亞共榮圈的目的。但要英美目前作更多更大的讓步，自然也很困難，因為南洋的航路必須保持，日本的野心牠們已熟知，而更苛刻的條件又恐中國政府無法接受。因此目前在日本內部就引起兩派不同意見的爭執，一派是代表在華駐軍的，主張堅決扶植南京政權，摧毀重慶國民政府，他們認為重慶的抗日政權由於人民生活的困難和

反共運動的結果，已經喪失了，抗戰的意志不堪一擊了。另一派是代表日本前有財力的，也就是羅斯福所指的商務機關，主張利用美國調停結束『中國事變』，俾使日本能得一喘息期間，準備應付國際局勢的更大的變化，他們認為靠日本自己力量即使能達到摧毀重慶國民政府的目的，也將使日本遭受巨大消耗，無力進行更遠大的侵略計劃。實際上日本目前正在雙管齊下地運用這兩種不同的政策。

但是最後決定的因素還是在於中國能不能接受這樣的投降條件。就中國的統治階層來說，由於親日派與英美派在反共投降問題上的漸趨一致，投降妥協的社會基礎比起數月之前是大為擴大了；其次，在戰爭遭受了極大損失，並且受到把握中央政府的少數大資產階級的壓迫束縛的一般資產階級，雖然不願對日投降，但對在英美調停之下而得到的『光榮和平』却存着濃重的幻想，這是可能為親帝投降份子所利用的。這是說和平妥協的可能的條件。可是還有相反的否定的條件，這第一就是全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工農大眾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堅持抗戰堅決反對妥協投降的；其次，一般的資產階級，甚至一部份頑固份子，雖然對所謂『光榮的和平』不免存有幻想，但當他們理解到今天依賴英美所得到的『光榮和平』，只不過是使他們慢性死亡的代名詞（因為英美今天既然因力量不夠而對日本作了第一次的讓步，在日本的繼續壓迫之下，英美就不能不做第二次第三次讓步，直至完全放棄中國）的時候，他們是會繼續抗戰下去的；第三，特別重要的，今天要求堅決抗戰反對投降的人民大眾，是有自己的強有力的武裝和廣大的地區的政權來保證自己抗戰政策的實行和堅持到底的，這就變成不可摧毀的力量；第四，蘇聯的堅決的援華抗戰政策和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堅持抗戰的條件之下不能不繼續支持中國的抗戰以維持其在華利益和牽制日本的南進，也可說是

阻止妥協實現的一個重要條件。在這些有力的有利條件之下，英美日帝國主義及中國親帝反共份子出賣中國抗戰的陰謀，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如意成功的。

六 自力更生是爭取英美援助而又不爲英美出賣的唯一道路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阻止美日妥協的決定的因素乃是中國的堅持自力更生的抗戰國策而不接受任何屈辱投降的妥協條件。那末，怎樣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的國策呢？

這首先就要加強國內的團結，停止反共運動，驅逐親日反共份子，並開放黨禁，實行民主政治，切實動員民衆參加抗戰以發揮人民的抗戰力量。

其次要懲辦發國難財的高級官員，及大資產階級實行合理負擔，切實改善人民生活，以便勞苦人民有可能參加抗建工作並啓發他們的抗戰意識。

最後還要停止反蘇宣傳，放棄目前的親帝外交政策，然而要繼續爭取英美的援助。到那時候，由於中國抗戰力量的增強，足以牽制日本使不能放胆南進，英美既不能出賣中國的抗戰，同時却必須繼續對中國的援助，這不但是爲了加強中國牽制日本的力量，而且也爲了保持其在華的固有利益。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保證美國今天放棄在華特權的諾言不致成爲明日出賣中國的罪惡行爲的掩飾品。

求 知 文 叢

- 第一輯：戀愛新論 徐進等著..... \$0.35
- 第二輯：德國內幕 壽古等著..... \$0.45
- 第三輯：上海文化部門的第五縱隊 季裔等著..... \$0.45
- 第四輯：太平洋新形勢 君萱等著..... \$0.40
- 第五輯：論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鐵生等著..... \$0.45
- 第六輯：日蘇關係論 阿平等著..... \$0.45
- 第七輯：歐洲現局剖視 君萱等著..... \$0.50
- 第八輯：中國往那裏去 子強等著..... \$0.45
- 第九輯：上海的前途 志剛等著..... \$0.80
- 第十一輯：世界大戰形勢 君萱等著..... \$0.75
- 第十二輯：回顧與展望 子強等著..... \$0.70
- 第十三輯：存亡的關鍵 子強等著..... \$1.00
- 第十五輯：論統一戰綫 子強等著..... \$0.70
- 第十六輯：論國民參政會 子強等著..... \$0.70
- 第十七輯：論國際形勢 瓦爾加等著..... \$0.70
- 第十八輯：歐戰與遠東 朱進等著..... \$0.70
- 第十九輯：論大衆化 方舟等著..... \$0.70
- 第二十輯：戰爭與革命危機 瓦爾加等著..... \$0.70

存書無多

欲購從速

無產階級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L·葛列爾

第一次與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和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有相似之點，也有相異之點。

我們這時代有很多實質的特點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是頗為相異的。我們這時代和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代相比，最基本的不同點是在於當時存在着單一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而現在世界則分裂成兩個並存而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自從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來帝國主義世界感受着日益尖銳化的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以及由危機而發出的一切後果。這一新的強大的因素在兩次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的整個時期上蓋着它的烙印，並且在現在戰爭的行進中，一部分特別是在交戰國的階級對比上也不能不有它的反映。

無論是資產階級，無論是工人階級都帶了它們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行進中和戰後的整個時期中所積蓄的豐富經驗走進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工人階級還沒有這樣的經驗。不錯，那時戰爭的烏雲也在戰爭開始以前很久便已在歐洲上空濃重起來。軍備競爭，摩洛哥糾紛，巴爾幹戰爭也會充分雄辯的說明「大」戰迫近的危機。第二國際各次大會對於迫近的戰爭，也會加以頗多注意，它們也指出了戰爭之帝國主義的性質，也定出了國際無產階級對帝國主義戰爭作鬥爭的道路和方法。但是戰爭爆發的

時候，戰爭却使人民大義出其不意。第一國際的領袖走上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合作的道路，他們的叛變甚至於使組織在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裏的工人階級的前鋒部隊都迷誤了方向。布爾雪維克是第一國際在理論上與實際上對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採取正確態度的唯一政黨。

在西歐各國工人階級的隊伍裏慢慢的產生出反對派運動，這一運動非但要抵住軍事統治的條件，殘酷的取締壓迫，並且還要抵擋職工會和社會黨領袖的機會主義的和狹義愛國主義的策略，因為他們把工人羣衆驅趕去爲了「神聖統一」和「保衛祖國」作互相殘殺的戰爭和苦役的勞動。

直到戰爭的第三年反對派才包含羣衆性。前線人命的巨大消耗，後方人民大衆的貧乏與苦難，人民大衆對於一羣資本家和一夥投機者的暴富的憤怒，最後，使人興奮的俄國革命的例子，在交戰各國展開了——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羣衆運動。在戰爭結束之後，革命浪潮掀得更高了。德國和奧國的革命，芬蘭的無產階級革命，巴伐里亞和匈牙利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〇年九月意大利工人的奪取工廠，中國，印度，印度納西以及若干拉丁美洲國家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廣泛的展開，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動搖和廣及世界各大國家被壓迫階級和人民廣大階層的革命的高漲。人民大衆在備受苦痛和遭受巨大犧牲之後等候和要求政府履行它們在戰爭時慷慨給予的諾言。同時隨着戰爭的結束，特別是在遭受失敗的國家裏，不僅經濟，而且國家機構也處在深重紊亂的狀態中。資產階級政權及其統治上層的威信降低了。羣衆覺得自己的有力和敵人的軟弱，他們在自己面前看到使人興奮的勝利了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先例。

然而除了俄國之外，人民羣衆的革命運動沒有在任何一个國家最終獲得勝利。共產黨還剛剛結成起來，跟隨它的還只有先進的少數份子。改良主義在資產階級那裏做到了生意，資產階級因眼見

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有崩潰的危險而非本意的讓步，履行若干工人階級久已提出的要求（八小時的工作制，集體合同，罷工自由等），改良主義藉此在大部分工人階級中維持了它的影響。但是這些勝利是不穩固的。資產階級靠了改良主義者的幫助把自己的地位鞏固之後，其後便對於工人階級作進攻，進攻工人階級所爭取到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勝利。無產階級隊伍裏的分裂，工人階級內部有着改良主義上層的資產階級的走狗，慢性的羣衆性的失業——這是資本主義普遍危機的最特異的現象之一——使資產階級能以在戰後時期的不同階段利用不同方法順利進行此項進攻。

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開始的時候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它的生活水平，生活和勞動條件遠較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前夜爲惡劣。

走向革命的英國工人階級

英國的工人運動在說明兩次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的相似點和相異點這一意義上是很典型的。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前夜英國工人捲在強大的罷工運動裏，當時的罷工運動對於英國含有非常戰鬥的和尖銳的階級性質。那時在無產階級職工團體中顯然有一種打破車間障壁而以廣泛戰線反對資本的意向。這方面的著名事情是在戰爭前夜締結的礦工、鐵路工人和交通工人之間的三角協定。那時因工人運動的發展戰爭會暫時停止。在戰爭之初便施行所謂「王家保護法」，限制公民權利，加強行政機關的政權；稍遲，職工會的條例也停止發生效力。這於是使工會和工黨的領袖得以發表建立「國內和平」的宣言，和軍火工廠廠主簽訂「社會和平」，最後並參加聯合政府。不錯，社會和平並沒有達到，一九一五年便在蘇格蘭煤礦和機械工業中發生幾次罷工，建立車間長老社，

因工會領袖怠工，此種長老必須領導罷工運動。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英國工人運動中還沒有形成左翼。

工人運動中反動領袖的優勢，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開始時，也沒有打倒。促成這一情形的是英國工人貴族比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堅固的保持着自己的陣地和對於廣大熟練工人羣衆的影響。不錯，英國工業的舊出口部門，例如煤礦工業和紡織工業——舊工人貴族的根據地，——在兩次戰爭之間的整個時期中，是在衰落着。以前許多繁榮的紡織區（蘭開夏）和煤礦區（南威爾斯）開始成爲戰敗區，這些區域的失業工人特別多，工人不得不從這些區域逃走。但是在若干部門中，例如機械業，印刷業，在若干新部門中，例如電氣業，化學業，在市政工人以及城市交通工人中又產生把自己的命運和不列顛帝國主義聯繫着的工人貴族的新幹部。工會和工黨的領袖們便倚賴這些幹部。他們的任務所以容易完成者，還因爲戰時把婦女，幼童，破產了的手藝工人商和小人，就是還沒有階級意識，並且帶來許多小資產階級成見的份子拖進生產。同時動員又從工人階級的隊伍裏把大部分良好的，在政治上有教育的幹部拖出去。

但是上一次戰爭以及戰後整個時期中中的經驗對於英國工人並沒有白白虛費。這一經驗用着非常明顯的語言說着話。那時首相路易喬治所作的好聽聲音，原來是空洞的宣傳。他曾答應英國工人在勝利之後把英國變成「值得英雄在那裏居住的國家。」工人從戰場上回來，英國並不把他們當作英雄來歡迎，而只當作多餘的人看待。慢性的羣衆性的失業成爲英國工人階級許多年來的天災。在兩次戰爭的整個時期中每六——八個英國工人中有一個是失業工人，而在「戰敗區」（南威爾斯，蘭開夏，蘇格蘭）每三個人中有一個失業工人。連在業工人的狀況也惡化了。一九二七年的法令又剝

奪掉英國工人的罷工權；物價高漲和資本主義合理化把他們的生活和勞動條件惡化了。被列寧稱為英國百萬富翁的機關報的 *Economist* 週刊描寫英國工人狀況說：「現在已經為衆所熟悉，大部分人民，甚至於即使有工作，也得不到足夠一家最低限度開銷的金錢。」（註一）

工會領袖的妥協政策，他們取締罷工的措施，削弱了英國無產階級的戰鬥力。一九三七年七月所通過的新工廢法顯示英國社會立法權的落後性，以及工會對資產階級的妥協政策的可悲的結果。英國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受了極大的犧牲之後，所得的代價便是這樣。

所以無怪乎英國無產階級羣衆對於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頗為敵視。雖然工會和工黨上層竭力勸勞和忠誠幫助，但是資產階級仍舊沒有能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最初幾個月那樣，在羣衆中間造成狹義的愛國主義情緒。這使資產階級報紙也不得不承認。英國共產黨在羣衆中間做了很大的工作，該黨的影響正就在戰時大大的提高了，雖然當局取締，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派報紙陷害。全國各地個別的工人和工人團體給共黨中央機關報 *Daily Worker* 輸送基金，隨着匯寄的錢款並附去信函，由此可以看出自覺的英國工人對於共黨的活動和共黨的報紙估價如何之高。

工黨為號召工人去作「民族的統一」，去作犧牲，不得不向羣衆解釋作戰的目的。工黨也像在上次戰爭時那樣，去乞靈於「爲自由與民主而鬥爭」，「保衛小民族」等口號，在工人階級面前比上次戰爭時更加大揮其社會主義的旗幟。他們的詭辯差不多都是這樣：戰爭固然給工人階級帶來很大的犧牲，但是戰爭在勝利之後却不用革命便帶來社會主義。

工黨的領袖之一阿杜爾·格林伍德，一九四〇年夏季在波爾納穆特工黨大會席上便是這樣造作工黨策略的。「假使工人履行自己的任務到底而使我们戰勝，那末我們的工人運動便給自己爭到比

今天要更大的聲譽，更大的力量。自另一方面說，資本主義制度從戰爭裏走出來的時候將是受傷的，動搖的，它不能經歷戰爭。工黨既擁有力量，不但能在我們國家裏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並將成爲一個最強大的因素，它能使一切民族獲得他們久所追求的永久和平。所以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要躲藏到樹裏去，要佔據自己的位子，以履行這個高貴的任務，在戰爭之後建立起永久和平（Permanent Peace）的大廈】。（註11）

意思是很明顯的：不要任何革命。只要把戰爭支持到最後勝利，受傷的和精疲力盡的資本主義會自己倒下去，因積極參加戰爭而堅強起來的工黨，自會在英國飄揚社會主義的旗幟。

但是格林伍德並沒有向工人說明，爲什麼這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之後沒有發生。況且英國那時戰勝了，工黨也像現在，一樣是政府的一部分，在戰爭中起着很積極的作用。那時也會給予工人聽聞的諾言，那時工人也被口頭上尊稱爲英雄，但是他們所得到的獎賞却是失業，生活水平的降低，工會權利的減削。

此外，不用太看重了「工黨式的社會主義」。照工黨五月宣言來看，這種社會主義程序只是把銀行和某些部門的大工業收歸國有，實行徒有其名的「計劃經濟」。

英國工黨黨員並不以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學說聞名。若是說甚至於連格林伍德都相信勝利了的英帝國主義會「自然而然的」崩潰，社會主義會「自然而然的」產生之類的田園詩，是未必可以的。工黨和工會領袖的這種欺騙宣傳受到工人羣衆日益增高的不信任。廣大羣衆的運動，他們由下而上的壓迫，和由上而下的欺騙保證對立着。這種運動表現在毫不停止的日見加强的罷工鬥爭上，表現在羣衆對實際工資減少的反抗上，表現在人民大會的召開上，此項人民大會除了重要的經濟問

題之外，並提出建立人民政府的問題。這政府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政府，關於這一點，共產黨在英國國會的唯一議員加拉黑爾會十分明顯的說明：「我們必須獲得這樣的政府，它沒收地主的土地，動員國家的財富，爲人民大眾的利益來利用這種財富。這在大陸上便瞭解了我們要獲得這樣的人民政府，它不是去獵取新的土地，而是解放印度和殖民地人民。統治階級不會說這樣的話。它永久不會說大陸人民所瞭解的話。所以我很幸運，我知道有一種運動（指召開人民大會的運動——筆者）存在着，這種運動是爲了要建立它將用大陸人民所瞭解的言語說話的那種政府」……（註三）

雖然有種種阻礙，雖然經驗宏富的英國資產階級有傳統的靈活性和敏捷性，雖然有工黨和工會領袖的整個欺騙宣傳和手腕，但是這次大戰第二年的英國工人運動，照它的羣衆性，自覺性和組織性說，遠超過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同一時期的英國工人運動。資產階級主政的威信，當着英國羣衆的眼，已急劇降跌，所以無怪乎熟悉工人情緒的工黨宣傳，也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來揮舞了。在提高英國無產階級的自覺性和戰鬥性這一工作上的最大功績，無疑是屬於英國共產黨，因爲英國共產黨竭力支持工人維持他們生活水平的鬥爭，竭力促成人民大會的召開運動，人民大會的目的是要把戰爭從帝國主義手中爭脫出來，並以締結公平的和平來結束它。

不斷的罷工運動，普及軍火工業各企業，造船廠，飛機工廠；一月十二日在倫敦召開的人民大會，有數百工會地方分會，企業的代表，以及陸軍和空軍的代表參加，這非但使英國的，並且使美國的資產階級深爲震動。「領袖們」欺騙宣傳的侈談社會主義，還並不使統治階級特別不安，可是倫敦建築工人聯合會代表亞當斯的開會詞，和他對於在座兵士的號召却使統治階級震動，他說：「我們希望總有一天，我們穿軍裝的同志，自覺的表現英勇精神，去爲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作犧

牲。」

英國資產階級的神經支持不住了，英政府親手毀損了它民主的門面，查封共產黨中央機關報 Daily Worker。似乎這應該是英政府向美國「企業界」顯示，正如華爾街的報紙要求，它準備採取相當步驟，「以阻止英國社會主義的建立」。美國財政資本界最有勢力的機關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直捷表示：「在用援英方法保障美國勝利之前，應該先行判明，隨着英國的戰勝，必發生重變，事變之後是否有建立社會主義的威脅。」

法國無產階級在鬥爭中

把第一次和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中的法國對比一下，應該不要放過最近二十五年以來在法國經濟上所發生的那些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也反映在法國無產階級的成分上。不錯，在法國經濟上，小企業的數量還很大，但是戰後的法國和一九一四年的法國不同，戰後的法國重工業，冶金業，電汽業，化學業，汽車業，機械業頗為發展。在經濟關係方面，巴黎及其週圍一帶改變得最多：從奢侈品生產中心（婦女衣物，裝飾品，化妝品）變成冶金，電汽，飛機，汽車等工業部門的中心。工人階級的成分也相當的變化了。戰爭前夜巴黎一帶集中着法國工業工人的五分之一，是法國無產階級的少壯部隊。一九一四年戰爭以前，巴黎以及整個法國，因小工業佔多數，無政府工團主義派的影響很大，但在戰爭之後，巴黎及其週圍一帶却成爲共產黨的要塞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前五年中，共產黨成爲法國工人階級最良與最自覺部分的真正領袖，在巴黎一帶，共黨在工人階級中所佔的勢力更爲優越。這對於工人階級對戰爭的態度有很大的意義。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

法國工人階級中的反對派並沒有展開，並沒有形成；中央派用他們假想的革命詞藻竭力阻滯革命運動。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和夏天的時候，即戰爭兩年半之後，才在後方產生羣衆性的罷工運動，前方的反戰運動。這種運動首先是發難於法國（後方生活條件急劇惡化，前方犧牲浩大，兵士不信任軍隊指揮部，憤恨軍官的殘暴等），更強烈表徵於俄國革命。但是那時資產階級靈活的施展手腕，並倚賴它在工人階級中的間細，對於這種運動能還對付得了。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時，却另外形成一種情形了。法國資產階級所以開始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自然是要削弱它的敵手德國，要穩定和擴大它的殖民地帝國。但是它更加需要的却是解決內部政治問題：取締共產黨，摧毀或是削弱職工運動，解除工人階級的戰利品等等。在戰爭時，動員令從工人階級的隊伍裏抽出它最優秀的幹部，動搖的小資產階級很容易信從狹義愛國主義的宣傳，政府手裏握着暴力的集中機關，所以戰爭的局勢對於統治階級是最便於用幾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打擊，消滅共產黨，解散和恐嚇工人階級的前鋒部隊。確實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最初六個月，那時武裝着最新武器的幾百萬大軍互相對峙着，事情却只在於互相射擊巡邏兵，法國資產階級不利用這個時機來訓練自己的武裝力量，却利用來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工人階級，作鬥爭。爲了進行此項鬥爭，資產階級認爲可以從爲軍隊製造坦克車，飛機，載重車的工廠裏把熟練工人成千成萬的抽出來，以免巴黎革命工人起事，因此致使法國國防利益大受損失。

資產階級使法國遭受空前的軍事失敗。共產黨肩負慘重的試煉，但仍保持爲一個政黨。然而法國所有政黨，連社會黨也包括在內，戰敗之後却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羣衆中失去任何信用。共產黨雖然不合法，雖然受着殘酷的取締和誣陷，雖然已經有千萬積極份子被關進監獄，但是它還是

存在着，就連官憲和一切反動報紙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還存在着，它在工人羣衆中間工作着，它是羣衆的希望，它組織羣衆去作鬥爭，爭取日常的需要，爭取麵包，爭取工作，爭取法國的獨立，爭取由曾經證明忠於人民的人出來組織政府。

美國無產階級也開始覺悟了

美國對於這次戰爭，也像對於上次戰爭一樣，以充分長的時間持觀望態度，等候事變的發展。但也並不是做消極的觀察者，而是非常積極的干預事變的行進。第一，美國在軍事供給方面，對英國作廣泛的援助，把英國及其海軍在大西洋上的控制看做是西半球防止德日危險的「第一條防線」。同時美國並擴大和鞏固其在北美，中美，南美，以及太平洋上的政治，經濟與戰略地位，排擠英國和德國。美國在這次戰爭中行動要積極得多，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傾向也比上次戰爭時表現得更加有力更加露骨，美政府把門羅主義作更擴大的解釋，由國防觀點出發，西半球的國境轉移到非洲西岸和亞洲東岸。

但是在人民大眾面前，美國政府只是作一個一般的民主，特別是美國的領土和民主機關的保衛者而行動。二十五年前美國人民大眾不願意戰爭，現在他們的情緒還是反對美國參加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美國工人沒有忘記。他們明白了，戰爭給美國大資本帶來神奇的盈利，同時却激減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他們記得，戰爭是被用來毒害整個工人運動的，是滅削本來已經極端有限的勞動者的權利的，是用來培植行業公會的，因為在戰爭之後，此項行業公會曾經成爲阻止真正職工運動發展的嚴重阻礙。

美國無產階級由於若干歷史的原因，在自己的羣衆中曾經，在某種程度上說，現在還是跟在資產階級政黨後面走的。社會主義黨以前是相當弱的，現在它的勢力更減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美國的重要後果之一，也像在其他國家一樣，是共產黨的建立。美國無產階級的前進部分瞭解，在舊道路上，在破產了的社會黨和美國勞動同盟的領袖領導之一，工人階級不會獲得自己的解放，唯有共產國際才指示準確的道路。但是這樣意識只在美國工人階級的最進份子中滲透。這個前鋒部隊應該和工業工人的基本羣衆聯繫起來。但是他們大多數不參加任何團體。美國大資本用種種方法阻止重要工業部門（鋼鐵，土敏土，汽車等）的工人廣大羣衆中建立職工團體。同時托拉斯資本在美國勞動同盟和行業公會的幫助之下，分裂工人階級。美國勞動同盟代表工人貴族的利益；該同盟並幫助資產階級把這一部分工人階級脫離羣衆，把他們的特權和美國工人基本羣衆的利益對立。藉行業公會的幫助，資本竭力吸引工人勿維護共同階級的利益，把工人羣縛在狹隘的車間利益裏，而且此種利益是爲「勞資合作」的方法所准許的。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嚴重的經濟危機給美國工人隊伍中政治自覺的發展和組織的需求，予以強大的刺戟。大資本鑒於形勢，在社會立法方面，不得不作相當讓步，美國無產階級利用大資本地位的削弱，在短短的幾年中建立了強大的生產性的職工團體，把重要工業部門的大批工人羣衆都吸引進來。這些聯合在生產職工大會裏的工會，不僅在保衛無產階級經濟與權利的意義上，在美國工人運動中起有很大的肯定作用，他們並且鞏固美國工人對於自己力量的信仰，造成他們獨立政治活動的前提。因有在戰鬥中鍛鍊出來的共產黨和會屢次和強大美國工層組合戰鬥勝利的強大的生產職工會，組織性的提高，對於自己力量的自覺，使美國無產階級能比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更堅

決的保衛自己的權利，保衛和平和反對戰爭。

但是也不要以為在美國無產階級羣衆中對於美國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即戰爭問題，有着完全統一的觀點。

霍姆畢斯的後裔，即美國勞動同盟的主席格林及其接近的戰友，準備在國防口號的掩護之下，放棄美國工人所爭取到的基本權益：集體合同，罷工權利，最少限度工資和最大限度工作法——迫使工人爲美國百萬富翁的額外盈利每晝夜做工十二——十四——十六小時，這自然是有什麼裏的領導部，對於這個主要問題也沒有充分的清楚和一致。以希爾門爲首的生產職工大會議某些領袖，和政府作直接合作，他們以工人代表的資格加入爲準備戰爭而設立的軍火工業機關。這自然不能不使一部分有組織的工人目標模糊起來。

還有一點應該指出。政府和統治階級在人民大衆中（以及在大部分工人階級中）散佈美國的安全與獨立遭受威脅的事情。「我國可能同時受雙方夾攻：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都有危險在威脅我們」，——全部資產階級報紙這樣武斷說。從這裏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第一，應該用種種方法維持「第一條防線」；這便是英倫三島和英國在大西洋上的海軍。第二，應該在最短時期內最大限度的增加自己的武裝力量。

同時在羣衆中間却增長着要用一切方法保衛自己的生活水平，自己的權利，自己在社會立法方面的戰利品的一種決心，因爲現在已經公開進攻社會立法了。公共事業，衛生和學校的支出減少，使羣衆深爲憤怒。但是「國防」計劃，就是規定支出數十萬萬元以建造海軍和空軍的軍備計劃，並

沒有受到羣衆的堅決反對。去年十一月所舉行的美國勞動同盟和生產職工大會的會議，便會證明這一點。劉易斯比大多數職工大會的其他領袖更徹底更堅決的演說反對美國的軍事化，反對施行兵役。他警告工人，資本家及其政府正在準備進攻他們，他並竭力動員工人爲反對財政資本作頑強的鬥爭。但是劉易斯對於軍備計劃也採取很不顯明的態度，無論如何，他並沒有號召工人去和軍備計劃作鬥爭。

共產黨却公開的，頑強的，勇敢的進行這一鬥爭，竭力在羣衆面前徹底揭穿此項計劃的帝國主義本質，表明和證明這一計劃的目的和意義——重分世界，奪取新的領土和勢力範圍。我們知道，重新瓜分的過程已經開始了；位在美國東部沿海的許多英國島嶼，已經「租借」九十九年。美國已經把自己的觸覺伸到加拿大去，不僅像一向那樣，是在經濟侵略方面，而且也在戰略方面了。若干中美和南美國家，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澳大利和新西蘭也是這樣。

共產黨把這一切向羣衆解釋，並且號召羣衆團結起來爲和平，爲工作，爲職工會權利，爲被動員者的民主權利，爲保障被動員者的家屬而鬥爭。統治階級對於共產黨如此恨惡便是這個原因。當局不顧法律的規定，用種種方法阻撓共產黨在競選運動時的宣傳工作，取消共產黨候選人名單，逮捕共產黨候選人名單的簽字者，革除他們，把他們送交法庭。把共產黨宣傳員關進監獄。表面上似乎維護民主的美國資本，不惜通過專門對付共產黨的法令，其中有一條是公然反對共產黨的，——不許共產黨員在軍火工業部門工作，另一條法令是偽裝的，即所謂伍爾希斯法令，形式上是取締「在外國控制之下的」團體，其實際目的則爲把共產黨驅逐到地下去。

這一切是爲了恐嚇大部分在鬥爭中還沒有佔據固定地位，已從資產階級的意識計劃裏稍稍解放

出來，他們的同情本能地傾向共黨方面的工人羣衆。

其他各國工人在饑餓中掙扎着

非交戰國和中立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遠較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爲惡化。在上一大戰爭時，斯干的那瓦各國，西班牙，美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拉丁美洲各國的資產階級是依靠定貨來發財的；工人階級的水平那時是降低了；工資雖見提高，但是物價的高漲總追過工資的提高。但是那時的，日益高漲的失業，然而現在像工人階級的天災的，幾乎在所有交戰國，沒有例外的都有羣衆性的，在歐洲中立國，如瑞典，瑞士，以及拉丁美洲都有這種情形。這是普遍的現象。

物價高漲，特別是食物和燃料，其數量之大，非常驚人，有時甚至於打擊非交戰國比交戰國爲甚。例如挪威，據官方統計，一九四〇年年底，肉較戰前貴百分之六十，燃料貴百分之九十，蔬菜價格漲得還要高。

從一九三九年八月到一九四〇年八月羅馬尼亞生活價值指數從一三一（一九二九年爲一百）增加到一八九（註七）。

在瑞典，據社會局統計，一九四〇年最後一季，牛油價格漲百分之三十·五、人造牛油漲百分之七十六·五，木柴漲百分之四十七及其他等等。

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施行「計口授糧制度」，每人所得的口糧數額很低，並有再行減低的傾向。例如在挪威，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麵包定額每人每日由三百格蘭姆減到二百格蘭姆，糖的定額每星期

自二百五十格蘭姆減到二百格蘭姆。

佛郎哥的西班牙，情形最爲惡劣，據美報載，西國每人每日最高限度的麵包定額，是一百五十格蘭姆，許多工人每天只領到七八十格蘭姆麵包。

但就是這些極端低的定額也時常不完全發給。飢，寒，疾病不僅在交戰國，並且在非交戰國和中立國交迫工人家庭。

非交戰國的捐稅激增，因各該國都通過廣泛的軍備計劃。這一切都放到勞動者的肩背上。中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支出和勞動者的捐稅，和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相較，爲數很大，瑞典便是一例：一九一六年瑞典軍事支出爲一六七·〇〇〇·〇〇〇克隆，一九四〇年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捐程收入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爲二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克隆，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爲一·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克隆。

戰爭的啓蒙性

戰爭在拖延着，它將比上一次戰爭給予人民大眾更大的苦難，貧乏和痛苦。但是它的「啓蒙」（列寧語）作用也是很大的。

在如今條件之下，列寧在三十五年前，日俄戰爭時所說的話，更特別有力：「戰爭現在是由人民進行的，所以戰爭的偉大特點現在也特別明顯的表現出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向來只爲少數自覺份子看到的那種不一致，在事實上，當着千千萬萬人的眼被揭露了。」（註八）

（註一）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Economist。

(註三)見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 Manchester Guardian。

(註三)見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號「共產國際」。

(註四)比利時(人口八百五十萬)一九四〇年八月官方發表有完全失業者四十八萬三千人(見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 Kölnische Zeitung)。

(註五)丹麥戰爭一年失業增加兩倍，戰爭前夜為五萬六千人，一九四〇年八月為十萬人(見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 Neue Zürcher Zeitung)。

(註六)一九四〇年七月單只一個奧斯洛城就有失業者一萬二千人(德國佔領前夜為一萬零五百人)。(見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 Neue Zürcher Zeitung)。

(註七)見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 Das Reich。

(註八)列甯全集第七卷，「旅順的陷落」。

啓 事

今蒙

房德成

盛步云

金言

盛偉民

石人毅

王敬華

魏平

諸先生慨捐國幣伍百元正特此誌謝

求知出版社謹啓

重慶祕聞

美·A·L·史特朗

史特朗是怎樣一位作家？讓我們來借用二月二十六日「申報」所載關於她過滬返美一則新聞作爲介紹吧：

【昨晚抵滬之塔虎脫總統號輪之旅客中，最引人注意者，爲美國名女作家之史特朗女士（Mrs. Anna Louis Strong）。史氏最近由渝赴港附乘此輪過滬返美，在渝時曾謁蔣委員長及華政府高級當局，據談，重慶之行，所得印象極深，中國軍民精神，異常旺盛，其實中國民衆百分之九十，皆竭力主張作戰到底，此種精神，必能使中國獲得最後之勝利，史氏前曾來華考察多次，以其在華搜集之材料，寫成「中國的四萬萬人」及「五分之一人口」兩書……」毫無問題從這裏可以了解，她是一個非常同情並關心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國際友人。

本文載「美亞雜誌」三月號（Amersats）與英文大美晚報，係極受各方面重視的一篇文字。特爲譯出，以供國人參攷。——譯者

低估或誇大目前國共的衝突，對於中國都無益處。內戰擴大的威脅是嚴重的，但形勢還不是無法挽救。現在已到了「友邦」的行動，可以毀壞或是挽救這種形勢的地步——例如那負責美國借款事務者的行動，也許有決定的影響。但他們首先必須知道形勢已亟待挽救了，重慶報紙是禁止透露確相的。

國共的武裝衝突，一年餘來曾經發生了許多次，一月的皖南事變，只是其中最近的一次。這次

事變的結果，新四軍有二千人被殺，三四千人受傷，事後新四軍又被下令解散，軍長葉挺提交軍法審判。這次事變並未如重慶官方所聲明，業已解決。相反的，它已引起了更嚴重的發展。共產黨拒絕解散新四軍，並且由他們自己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委派軍長，仍以新四軍名義領導九萬人在江北活動。

共產黨軍事委員會的代言人曾發表談話，駁覆一月十七日重慶軍事委員會解散新四軍的聲明。他指出進攻新四軍只是那在政府和國民黨中佔有高級地位的親日份子陰謀的第一步，他們企圖與日本締結和約，並使中國加入柏林·羅馬軸心。這位代言人在談話中並未斥責蔣委員長。他只攻擊軍政部長何應欽，爲何本人向來就被人斥責，說他以前是依附在汪精衛周圍的，親日派勢力的中心。

依據了這些極端嚴重的責難，革命軍事委員會當即提出實際上等於哀的美頓書的十二項要求。這些要求的性質是如此強硬，顯然企圖引起蔣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計有「停止對共產黨軍隊的進攻，取消解散新四軍命令，釋放軍長葉挺，政府爲皖南事件公開道歉，撫卹被難者，撤消西北方面對延安的封鎖，懲戒何應欽及其屬僚，拘捕親日份子並付軍法審判。」這些要求是一月十七日重慶聲明後就提出的，但重慶禁止發表，所以傳到美國已是一個月之後了。

要認清目前中國局勢，必須曉得日本和德國，策動中國所有的落後反動份子，和利用從來未曾完全解決的內戰裂縫的陰謀。現階段的國際背景以德義日三國同盟成立，和德國新顧問多名抵日爲起點。這些事情刺激了日本趕速解決「中國事變」的願望，以實行南竊法英荷屬地。因爲一個統一而敵視的中國在它的後面，日本是無力南進的。

去年初秋，日本開始在華散佈和平謠言，許多具體的或較不具體的和平條件，經由香港的中國銀行家或甚至經由東京無線電廣播的半官代言人，提交重慶。和議暗示中國只須（一）承認「滿洲國」，（二）承認日本在華北特殊利益，（三）中國各海港由日方控制，（四）與日本合作建立「東亞新秩序」，最後一項實際上等於與日本成立經濟政治及軍事的同盟，而日本則撤退華南及華中日軍——這一點是日本老早就願意這樣做的。然而蔣介石將軍得到英美借款的支持，拒絕舉行和平談判。最後，日本終於不甚熱烈地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權。

親日份子或「和平」份子在重慶還不敢公然表露他們的意見，然而暗中却有着許許多多的投降份子，或宣佈失敗主義，或挑撥內部磨擦，或甚至與日本人實際互相勾結。一位並非共產黨員的重慶高級官員曾經對我說：「汪精衛固然走了，但他秘密的徒黨依然存在，這實在是禍根。」假使發生了如下的任何情形的話：（一）假使日本來一個大讓步，如撤退長江流域駐兵；（二）假使英美停止援助中國為自由與民主進步的戰爭；（三）假使投機和囤積居奇繼續啃蝕自由中國內部的經濟力量；或者（四）假使國內的衝突有增無已，那麼，這批投降份子的力量是可能大大增強的。

就軍事意義說，中日戰爭業已進入相持階段，在這階段中，日本的主要武器是經濟壓力和政治陰謀。日本所運用的政治陰謀，還是過去三十年來對中國用得很有成效的那一武器。直到最近，在北方諸省軍閥以至南京的政客看來，對日合作乃是一條獲取富貴的捷徑。

日本這種「分化然後征服」的政策，在蔣共停止十年的內戰而攜手抵抗共同民族敵人的時候，受到了第一次嚴重的阻礙。全中國在這一綱領之下聯合起來了；甚至落後的地方軍閥也不得不服從中國人民團結抗日的意志。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便是因與日本私通被判處了死刑。不過，如果認為以

前所有與日本交往的販子就此已一下子親悟過來，那又未免是幻想。在中國反動的軍閥中間，仍然存在着一種強烈的傾向，認為日本是東亞當然的盟主。而且，日本的第五縱隊工作還因她與德國締有盟約而大大增強，因為德國在戰爭初期會給重慶政府以相當的援助，它在中國高級官吏中間依然擁有着許多友人。

中國民族的團結在「漢口時期」達到了最高峯，即從一九三七年南京失陷到一九三八年漢口失陷。南京失陷破壞了上海資本家對於政府的控制。蔣曾宣稱內地廣大的農民為中國的新基礎。漢口是一個理想的首都，要比北平南京或重慶更便於溝通內地各部。漢口有着太平洋天國以來將近一世紀的農民革命的傳統。它擁有着比任何中國城市更壯大的勞工階級，只僅次於上海。從軍事觀點看來，英勇浴血的保衛上海之戰，顯示了中國傳統作戰方法的弱點，但共產黨所領導的華北遊擊戰的突然出現，却給予中國以新的希望。所有這些因素造成了一種以漢口為中心的民族團結的新精神，而共產黨在這團結中盡着最重大的任務。

然而，漢口時期所達到的團結，可並未採取組織的形式。儘管到處說着民主，儘管民衆竭力發動，但國民黨除了自己所發起或控制的以外，却從不承認任何民衆團體為合法。那以延安為中心的共產黨邊區從來未獲合法的承認。甚至共產黨究竟合法或非法，也始終沒有明白的確定。這全在於地方軍人的意志，他們大都壓迫着共產黨。一九三七年所提出的大赦案，只做到了一部份。在一九四〇年，有兩個旅行贛南的美國人會親眼見到六十個久被遺忘的共產黨囚犯仍然幽禁着。在漢口，常常發生暗殺共產黨員和搗亂共產黨報紙的事情，這些兇徒跟國民黨的秘密警察有聯繫。

可以表現團結和解決問題的政府機構一個也沒有設立起來。國民黨員所構成的「國民大會」還

是四年前內戰時期中選出的；有些會員曾經是而且至今仍在日本傀儡政府方面。一個以國民黨為唯一合法政黨的憲法業已草成，但由於日本的侵入，還未曾召集國民大會通過。從漢口開始，各種民主勢力要求成立一個以人民選舉為基礎的國民大會，但政府官吏却說戰爭期內不能選舉，因為，他們以前曾被指定為大會會員，而在新的大會中是必然要喪失位置的。舊的大會不能召集，新的大會又不能選出，終於造成了僵局。這種僵局總算因國民參政會的成立而打開了一些。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參政員二百二十名，代表着中國所有不同的黨派，但它的權力完全限於諮詢。而且所有參政員都由國民黨挑選，甚至由誰代表共產黨，也由國民黨圈定。我在重慶所碰到的參政員，看來都是能幹而熱誠的知識份子，他們爲了團結的日益弛鬆，大大感着煩惱，但却又無力阻止這種逆流。他們訴說着，他們在一年以前就組成了一個調查國共磨擦的委員會，但重慶政府並不注意他們的報告。

蔣的權力顯然不是寄託在這毫無效的政府組織上面。他的權力是靠賴着他的軍隊，以及他的作爲中國團結象徵的精神的權威。他沒有改組政府的憲法大權。他不是民主國的總統，也不是法西斯獨裁者；他的地位頗像以前那些由許多互相敵視的諸侯的效忠而掘起的封建君王一樣。如果他願意，他可以罷免政府中任何個別的官員或軍隊中任何個別的軍官；但只有政治的聯合和壓力也許可以把他權力轉移到另一的方向。他沒有所謂「民治」觀念，他曾經說：「如果由人民統治，那叫我怎樣去統治呢？」

而且，隨着時日的進展，要依循民主路向舉行何種變革，並非更易，而是更難。當政府遷往重慶的時候，大家是這麼普遍地承認牠爲「中國的中央政府，」這種尊重，是以前任何政府所未享有

的，甚至那準備與日本妥協的沿海銀行家也感到重慶的權威，而重新投入它的懷抱。他們又恢復了他們平日的支配，——南京的失陷，曾使這種支配暫時中斷過。甚至漢口時期最爲熱鬧的，關於民主的討論，也消失了。當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訪問重慶的時候，公開集會必須由警察代表蒞場監視，他有權可以隨時干涉會中的言論。

政府中有許多部長，在漢口時期似乎受到勢將撤職的抨擊。現在不僅依然在職，而且反而增加了他們的權力。最顯著的便是軍政部長何應欽，他掌握着命令全國軍隊的大權。過去十年來，他是因了兩樁事情出名的：即他所指揮的剿共戰爭和他所手訂的對日協定。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協定給予日本在華北以統治的地位，結果引起學生示威反對「日本與何應欽」。這協定的條款從未在國內發表，因爲這將招致當時南京政權的崩潰。何應欽是以反對抗日戰爭出名的。在今天，他簽署着一切抗戰軍事的命令。所有對共產黨軍隊的命令，以及共產黨軍隊對蔣委員長長的訴告都經過他的手。

一個有着這樣過去歷史的人物而仍爲蔣委員長留在這樣重要的地位，我在重慶時不禁對人們表示了詫異，人們當即對我說：「啊，但蔣委員長是非他莫辦的，甚且他不見得能够撤換他。因爲何應欽與所有下級將領的關係，要比蔣委員長自己密切得多呢。」

同時，在離重慶很遠的中國東部和北部，（那裏與『自由中國』之間隔着日本大軍與中國的軍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迅速地增加着。他們被指定只能活動於日本已佔領的區域：八路軍在華北，新四軍在長江下游。他們的軍餉也是限定的，八路軍領受四萬五千人的餉，新四軍更少。他們只可以組織農民遊擊隊，他們根據這一點，迅速地發展起來，到一九四〇年年底，據說牠已增至五六十萬人，雖有武裝但無軍餉。他們活躍於所有的日本佔領區，從東四省到揚子江，從蒙古沙漠到海

邊。他們深入東四省，離瀋陽只有一百哩，跟配備簡陋的十萬東北義勇軍取得了聯繫。他們到達山東的海邊，長期控制烟台港，徵收着關稅和截奪上海和天津間的軍火船。他們破壞着北平周圍的日軍鐵路交通，又在北平城牆張貼標語。八路軍業已南下終與新四軍取得了聯絡，而新四軍又在全部揚子流域擴展，一直從上海北部深入到漢口。

當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與重慶官員談話時，這「不受約束的擴展」便是他們謀加共產黨軍隊的主要罪名。孫科和白崇禧都對我說，如果共產黨能只在指派區域內活動，組織一定數目的武力，而又服從重慶所委派的地方當局的話，那就不會有困難發生了。然而共產黨却面對着日益增多的飢餓的武裝農民羣，紛紛要求編入他們的軍隊，否則這批農民便將淪為地方土匪或日本的偽軍了。他們企圖領導和組織這些農民來抗日，但終因缺乏經費和糧食而受着阻礙。因為重慶拒絕維持這樣數目的軍隊，他們便設法組織地方政府，讓納稅者供給一些當地的糧食。重慶所委派的地方當局對此又加反對，因為重慶原是不願給他們糧食的。八路軍中一位年青女人說：「我們從烟台收得關稅，山東主席却希望我們把這交給他們。他失去了烟台，我們把它克復過來；我們也需要自己的糧食啊！」這就是某一次局部衝突的根源。這些衝突都發生在日軍的後方，這類消息都經由何應欽的線索傳至重慶。

在這樣情形之下，再加以重慶當局的積極參加，地方磨擦是日益增加和擴大了。第一次嚴重的武裝衝突發生於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的陝北。邊區（首府延安）曾宣言效忠重慶政府，但中央政府却從未給它合法的地位，也不會確定邊區的界線。陝西主席胡宗南認為這個區域是他的，派兵去佔領，並且得到甘肅將領的合作。當延安失去了二十三縣中的四縣時，在黃河對岸作戰的賀龍所部：

調回延安增援。此後延安便沒有再失去縣城，但三條包圍邊區的碉堡線。却開始建築起來，這是短期內戰時用以壓迫紅軍退出華南的戰術。到了一九四〇年年底，這種碉堡已築成了二千座。

第二次重大的衝突發生於鄰省山西閻錫山的新舊軍之間。一九三七年，閻錫山原有的軍隊，因向來沒有足以抗敵的配備，給日本第一次大進攻打得潰不成軍。閻於是把它們改編，增募一些地方的農民青年。幾千幾萬的山西農民，因為八路軍極有威信，都去投入八路軍，但八路軍對他們說：「我們沒有餉銀，還是去投入閻錫山的軍隊吧。」閻的新軍因此對八路軍有強烈的好感，並且採用了它的方法來組織地方農民。這就埋下衝突的原因，而最後閻錫山新舊兩軍，終於發生了衝突。重慶說這是受贖八路軍的煽動；但共產黨却聲明這與他們無關，不過事情既已發生，他們只出面調解，並且勸告新軍退駐山西的西北部。現在，新軍不論何時都與這區域中的八路軍密切聯絡，並且代替了調回延安軍隊的一部份防務。

在一九四〇年一年中，大規模的武裝封鎖已使所有八路軍與新四軍跟「自由中國」相隔絕。據估計，重慶全部軍力的五分之一專門「監視」着共產黨的部隊。企圖到延安去受教育的學生，都在西安被扣，如果他們仍然固執那種「危險思想」，就被送入集中營。八路軍會宣稱有十四個月不曾收到中央政府軍火和藥品的接濟；即使有了接濟，也不能通過。孫中山夫人領導下的中國保衛同盟所送去的許多車藥品，也遭無期扣留。甚至一個企圖代替已死的白求恩醫生的外籍醫生，也無法通過封鎖線到五台山，最後終於在中央軍中，負責醫治工作。有一次新四軍武裝士兵，押解餉銀至新四軍防區，也為中央軍所截扣，至今餉銀及士兵都沒有釋放。只有那些極有地位的官員，才能偶而通過這一非正式的封鎖線。

一九四〇年夏天，共產黨軍隊與其他中央政府軍隊的衝突蔓延愈廣。在河北、山東、蘇北、皖東、皖南以及浙江的北角都有發生，詳細情形無法說明，因為雙方各執一辭，共產黨會要求組一委員會去調查，結果並未照辦。同時，國民黨領導軍隊的高級軍官紛紛對屬下演說，叫他們應準備與共產黨決戰。國民黨方面又出版了無數小冊子，指斥共產黨為國家最危險的份子；我在香港聽說會有一二十萬份這種小冊子分送給海外的華僑。他們到處傳播這驚人的話語：「日本人只是中國身上的虱，共產主義却是心臟的瘡。」壓迫甚至還遍及到共產黨以外的一切聯合陣線的組織；著名的救國會的生活書店，有十處關了門。（譯者按：全國數十處的生活書店，除重慶半生不死外，其餘都關門了。）許多工業合作社的組織者都被當作「赤色份子」被捕，被綁以及甚至被暗殺，「赤色份子」已成爲屢次企圖敲詐「工合」而不得手的那些地方官員，用以掩蓋他們對工合的嫉恨的代名詞。

至少有三個實例，可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地方軍人受令何應欽的反共行動，是同時與日本人取得合作的。曾在冀南與八路軍發生衝突的石友三，便是一個有着一段動人的冒險經歷的人物。他原是馮玉祥部下的軍官，後來馮玉祥被蔣介石打敗，他就離馮降蔣。這次抗戰開始，石友三因恨蔣不給軍餉，公然投降日本。但在獲得部隊的餉銀和軍火之後，他又歸順了重慶，因爲騙過日本人，所以得到不小的面子。他滿望充當河北省的主席，但遭拒絕，因之很是不快。結果他被派駐防冀南區域，同時又奉何應欽的命令，負責切斷山西和冀中八路軍的聯絡，藉以限制該軍的擴展。

去年七月二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正式致電蔣委員長，列舉石友三私通日本的罪名。他指出在六月二十二日那天，石友三曾以信號的佈置通令部下，叫他們把白布覆地，這樣可使日本飛機不致

誤爲八路軍的陣地而加以轟炸。這個情報，以及其他許多石友三與日本合作的詳細證據，都是石友三三部屬報告朱德的，因爲他們不願給日本利用。重慶對於朱的控告並無答覆，到了七月底，石友三三部隊竟在日機掩護之下，與日僞軍聯合向瀘陽保山附近八路軍的陣地進攻了。石友三後來被他的一個團長所槍殺，他的部隊大都歸附了八路軍。幾個月，重慶沒有接到這次變故的詳細報告。直到現在，消息還是十分紛歧。十一月底，大家知道石友三已死。該戰區的司令長官衛立煌，這纔宣佈石友三謀叛，已由他處了死刑。——這樣，便把石友三部隊兵變的事跡掩飾了過去。重慶中央社則宣佈石友三因「違抗命令擴充地盤」被處決。

五十七軍軍長穆激流在魯南也有同樣叛國的事實。朱德在七月中拍一電報給蔣委員長，詳細列舉穆激流與日本勾結的經過，這情報是穆的部屬報告朱德的。其中包括交換信號，交換間諜，以及聯歡宴會等，——一句話，是一個聯合進攻八路軍的全部計劃。蔣委員長沒有答覆，却由何應欽拍出了一個覆電：「不可謗毀友軍將領。」穆部的師長們又致電重慶及蔣委員長，詳告他們的長官與日本會議的經過的情形。十月九日，五十七軍全體官軍又聯合致電蔣委員長，宣佈他們的軍長爲漢奸，要求加以處決。這些通電都沒有答覆，但重慶却盛傳「八路軍在煽惑友軍了。最後，穆的部屬拘捕了他，並把他解送到該戰區的司令部，這位長官又把他送到重慶，現在正在那兒忙於散佈他對於此事的見解。同時，他的部隊，也像石友三三部的部隊一樣，都加入了八路軍，——這說明了萬一內戰開始，會引起怎樣的結果……」。

另一案件就是山東主席沈鴻烈。八月五日，朱德致電蔣委員長，報告沈鴻烈部隊與日軍合作，進攻林彪部的第一一五師，九月十四日，朱德又再度致電蔣委員長，報告詳細經過。九月二十四

日，國民黨山東省臨時執行委員會也致電重慶，報告沈與日軍私通經過，所有這些電文的抗議，當局均不加以理睬。

一位八路軍的代表對我說：「我們認為這些事件表明何應欽已準備不惜與日本合作來反共了。」我問他，蔣介石是否跟何應欽取同一的態度，他答道：「我們不知道委員長究竟是否見過我們的電報。我們相信蔣委員長在目前決不願跟日本妥協。他希望步步加緊壓迫共產黨，只不願因此發生內戰，也不願因此影響到抗戰。這是一條很狹仄的路。直到現在，他還能走這條路。但他不能長久走下去。」

蔣委員長終於決定必須有所表示了，第一步他承認解散江南新四軍是他個人的責任。新四軍正式包括了四個「支隊」，在長江下游兩岸各地獨立活動，這地區是蔣介石原來指定的。漢口失陷以後，新四軍又增編豫中的二萬散兵，形成了第五支隊，又收編鄂，豫，皖邊境的農民，形成了第六支隊。後來，在長江南岸組成的一個江南抗日義勇軍戰鬥部隊發展得這樣龐大，以致引起戰區長官的反對，於是他們為避免糾紛便渡江而北，駐防於上海的北部和長江的北部。

這樣，新四軍的活動區域，差不多包括上海到漢口的長江兩岸，他們分成許多小隊，中間隔着在華日軍集中最多的地方。三年以來，他們部隊經常與日軍接觸，襲擊着京滬鐵路，京蕪鐵路以及京杭國道。他們破壞鐵軌，截擊日本軍車，切斷與日本佔領城市的貿易。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們會突襲上海附近日軍所佔領的飛機場，在機場上高懸了中國的旗幟。在第一年，江南部隊曾經交戰六百次以上，雖然多半是小接觸，但已使日軍疲憊不堪。

葉挺將軍說：「我們在這區域中可以牽制五萬的日軍。不管他們時常調動部隊，但從不敢減少

此地駐軍的人數。」浙江的人民都叫新四軍「天兵」或「世界第一軍」。他們有一句俗話：「吃高莖筍要吃心，當兵要加入新四軍。」別的中央軍雖駐紮在這區域的兩側，但只有新四軍才在周圍及日軍佔領的各城市之間，進行抗戰。

隨着國共關係一般的惡化，新四軍和鄰近的國民黨軍隊也從一九四〇年二月起發生了不斷的衝突。關於衝突的詳情傳說很多，但因無從調查，因此誰都無法確知那些報告的真偽。不過至少有一點是明白的，就是新四軍的餉銀有一次曾被奪去，而他們跟重慶的以及聯繫兩岸部隊的交通，即通常的長江輪渡，已遭永久封鎖。新四軍會宣稱他們得到重慶有密電給地方長官，限去年年底之前完全解決新四軍的情報。在另一方面，新四軍在附近軍隊中間的影響，是顯著地增加着，當武裝衝突的時候，有許多官兵都歸順了他們。

不管雙方部隊間的磨擦，新四軍仍然繼續對日軍戰鬥。卡爾遜上校(Major Evans F. Carson)於去年十月視察皖南新四軍區域時，曾寫了一封信給中國保衛同盟報告新四軍在涇縣附近的勝利，「我到達這裏時，新四軍剛剛擊退日軍一次來勢兇惡的進攻。日軍分兩路突進，一路從蕪湖附近出發，……等到他們逐漸被誘深入後，新四軍的流動部隊就突擊他們的側翼和後方，壓迫他們後退，結果所遭損失，據新四軍和中央政府官員兩方面的估計，約達七千人。」卡爾遜上校很受他們對「統一戰線」的重視所感動，甚至孩子們也誠摯地對他說着：「全體人民必須團結救國。」他說：「軍隊和人民之間，有着許多密切合作的徵象。」

新四軍與戰區長官願作同的關係頗為惡劣。他緊緊封鎖着新四軍，要通過這封鎖線是很危險的。有一個名叫吳大理的年青智識份子，曾與幾個新聞記者到新四軍區域去。願祝同請求他們不要

去，但他們回說他們既來慰勞這個戰區的所有軍隊，自然也得慰勞新四軍。在歸途中，顧祝同召請他們談話，吳大琨獨自跑了去。此後他就不再回來了。孫中山夫人打了幾次電報給顧祝同，詢問他的安全，但顧祝同空洞的答覆是：「從未聽到有這樣一個人。」

重慶命令新四軍離開長江流域，到黃河以北與八路軍併合。這在七月中還是一種「建議」，但到了十月十九日却成了「命令」。在十二月十日以前，蔣委員長並未簽署該項命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這命令本是何應欽未經蔣的同意發出的，後來因了軍紀的關係方才追認。新四軍把這個命令幾乎當作自殺的訓令。他們指出，他們的軍隊只有十分之一受到政府的接濟，其餘都是地方的農民，無法輕易離開他們的家鄉。既未頒發寒衣，又沒有足供長途行軍的接濟，軍火也已有八個月未發了。然而當局却要求他們通過好幾處的日本重兵線，經過許多中央軍的防區，這些軍隊曾經與他們發生衝突，現在又不肯保證他們以安全通過。當局雖答應在他們到達黃河之後，發給軍火和糧餉，但他們儘有理由懷疑，這諾言也是不可靠的。

共產黨反對這個命令最重大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這不是一個正常的軍令，而是在政治軍事上分裂中國為兩半，準備在華中華南與日本言和。在我所晤談的人們中，沒有一個人說這是蔣委員長的意思。蔣介石在我的訪問中，也堅決對我否認他有與日本議和或讓中國任何部份脫離他的統治的任何企圖。但是很明白的，把所有共產黨集中在華北——無論如何，這區域從來並未歸順於蔣，必將給予日本集中進攻這個區域的很好藉口。假使那時日本從長江流域實行表明性質的撤退，重慶的和平傾向必將大大加強。

共產黨說：「我們並非拒絕服從軍令，但我們要從更廣泛的政治問題上來解決牠，這將使自由

中國有了民主的保障。我們可以信任中國人民堅持團結抗日。但如果共產黨都被趕集中於華北，在其他各處則被禁止，如果民衆運動仍不開放，那末，我們決不能信任重慶的官僚。這結果不是內戰便是中國分裂爲兩部份；無論那種我們都不能同意。」

十二月，當我訪問重慶的時候，首都到處始終私語着「內戰的威脅」。許多中國領袖在力勸「忍耐」和「團結」。反動份子却暗喜着「我們如把他們包圍起來，一定可以消滅他們。」同時，約有二十七師從未與「共黨」接觸的中央軍，正向東開，以包圍新四軍，其目的顯然在把他們逐出揚子流域，或根本把它們消滅。在十二月一個月中，地方軍隊的小衝突，差不多天天發生。

最後一次衝突的第一個消息，一月十七日由軍事委員會在重慶宣佈，大意說新四軍「叛變」之後，軍長葉挺已加拘禁，等候軍法審判。葉挺的罪狀陰謀控制南至江浙北至山東的沿海區——很湊巧，所有這些區域都在日本的手中。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則被嘉獎「鎮壓叛變」有功。幾天以後，斯諾 (Edgar Snow) 從香港電稱新四軍的殿軍約一萬人被圍，他們會激戰八天，傷亡四千。

一個月之後，我們接到從中國寄來的未經檢查的詳細報告，由中國堅決擁護聯合陣線的份子簽字。在十二月下旬，葉挺似乎已收到了軍隊調防的費用。他們把這當作誠信的表徵，於是命令他的部隊渡江，最後留下的是後衛部隊四千人，保護六千個沒有武裝的人們，包括軍官家屬，政治工作者，醫生，護士以及傷兵等。

這個有一半以上並無武裝的一萬人的部隊，在茂林附近灰灰的小徑中被中央軍八萬人所包圍，一月六日，更遭上官雲相的部隊進攻。他們的糧食，在第四天即已吃完，餓着肚皮打到第八天，結果連軍火也都完了。他們拍電報給重慶，要求停止攻擊，回電說已通知顧司令長官停止進攻。在他

們衝突的第六天，重慶軍事委員會究詰着這問題，何應欽的答覆是「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新四軍已遵命北上，只發生了一些「微微的波折」，他已指示顧祝同解決了。在衝突的第七天，孫中山夫人等從香港發了呼籲的通電。到了第八天，軍火用完，戰鬥纔告結束。在這一萬人中，有二千人以上被殺，四千人以上受傷或被俘；犧牲的包括了無數的政治工作人員，技術人員，護士和孩子們。剩餘的都被拘捕，他們的軍長葉挺則解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身受重傷，後來也被殺了。（葉挺將軍當時被解到江西上饒顧祝同的總部裏去，上饒這地方一向以顧祝同的刑室出名，有許多愛國青年就在這裏受刑而死。因為上饒沒有外籍記者，所以葉挺解至該處，正表示即使葉氏受到何種虐待，也不會被外間知曉。）

在戰事結束後的幾天，一月十七日，軍事會議——蔣委員長是否參加還不知道，發表了解散新四軍的命令。十天以後，一月二十七日，蔣委員長親自負起解散新四軍的責任，但聲明不致影響別的中國軍隊，即八路軍。此後，重慶就屢行新聞封鎖，在美國的中國代表都說，共產黨已接受解散的命令，從此不會再有什麼糾紛了。

從中國有關各方面搜集來的材料，揭露了幾個月來極端緊張的真實情形。一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從前時內戰結束後，這名字一直沒有聽見過——發表「正式命令」，改組新四軍，委任第一支隊司令陳毅為新四軍的軍長。幾天以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代言人又詳細揭露重慶親日份子，企圖把中國拉入軸心的陰謀的十五個步驟。這在去年雖也曾揭露過，但却從未採取這麼確定的方式。有趣的是有些步驟已實現了。

第一步是佈置反共的輿論，這當我十一月訪問重慶時已在進行了。第二步是消滅江南的新四

軍，並用命令解散它。這些步驟已在二月中實行。據共產黨發言人所說，這種陰謀的未來發展，將照下列各點依次進行：重慶大軍與日本軍隊在長江與黃河兩區域之間密切的合作，隔絕新四軍與八路軍的聯繫，然後分別肅清它。之後，再找藉口解散八路軍，並逮捕朱德。再後是逮捕全國共產黨員，包括八路軍駐重慶代表周恩來，他現在已受監視了。大規模進攻延安。封閉共產黨的機關報。然後，日本將撤退長江區域的軍隊，集中進攻華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重慶的第五縱隊份子於是將慶祝「失地光復，」要求「光榮而勝利的和平」。如果因中國人民的反對與日本妥協而不能正式結束戰爭，那末將首先不經佈在華北以外的中國各部停戰；在華北，陰謀者將實行封鎖和武裝進攻來摧毀共產黨的軍隊。自然，一切反日份子將被視作共產份子而加以處決——這原是從前的老法子。這樣一再造成中國的輿論，教大家相信勝利已在各處達到，只除了華北區域，因為在那裏，共產黨是不能也不會逐出日本軍隊的。

這麼一來，便可能簽訂一個實際的和約，讓日本或日本的傀儡去控制華北和中國的港口。那時中國將加入軸心同盟。（這樣的轉變在美國讀者看來也許有些模糊，那末請記住德國自從喪失在華的治外法權以來，在中國是頗有好感的，還有在抗戰的初期，德國也曾給中國以相當的援助。萬一那「光榮而勝利的和平」的幻想實現了，再把那浩蕩的民族感情引導到「肅清南洋和東亞國帝的主義殘餘勢力」方面去，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不管這樣的分析是否完全正確，大規模的內戰已在他們所造成的事實後面湧現着。約莫八十萬的重慶軍隊，即政府軍隊總數的一半，現在已嚴陣準備進攻共產黨。據說有八萬人已曾參加一月六日到十三日攻擊新四軍掩護部隊的戰爭。還有二十到三十萬人已開到皖北與蘇北，切斷八路軍與新

四軍的聯絡。在西北諸省，約有五十萬軍隊包圍着延安區域，並封鎖山西的八路軍。

同時，改組後的新四軍九萬人，由代理軍長陳毅領導着在江北活動，仍將是未來轉變的樞紐。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命令這部隊繼續對日作戰，奉行三民主義，『同時又須防衛親日份子（按指何應欽等）的突然的進攻』。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宣言，如果再有解散這些新四軍部隊的企圖，八路軍必將正式予以援助。共產黨擁有優秀戰士五十萬到六十萬，在數量和配備方面固然不及重慶的軍隊。不過，重慶却包含着許多，在反共戰爭中不能團結一起份子的；尤其是如果共產黨能使地方民衆和兵士相信，他們是遭受着殘暴攻擊的話。

萬一這種鬥爭真的開始，那不單是僅僅解除了一些共產黨的武裝而已。這也許將改變東亞的地圖，和目前世界戰爭的比重。重慶今天作爲中國中央政府而存在，只因爲它是中國十分之九人民的感情所寄的團結的徵象。這給予了它以威信，能够控制跋扈的地方軍閥，要不然，這批軍閥就可能自立王國或與日本進行有利的買賣。至少有兩個沿海省份的主席是傾向汪精衛的，但在中國人民的壓力之下，至今只能服從重慶。南方的雲南也常常表現了獨行其是的傾向。如果重慶不再是中國團結一象的象徵，那麼，全國的許多地方軍閥，勢將促成割據的局面。

這樣，中國就易成爲三分天下的形勢，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頗爲常見的，其一，是日本所承認的南京，德義也不會長久不承認他的；其二，是重慶，一個山區的以緬甸爲其後門，如果何應欽不使牠與南京合演。那麼牠可以得到英美的承認；最後就是華北和西北的共和國，或許是『統一戰線的』，或許是共產主義的，牠勢將要求，而最後也可以得到蘇聯的承認。然而就去年十一月共產黨代表對我的談話，以及最近得到那些經過重慶審查的消息看來，共產黨目前還是竭力避免這種地理上的三分天下的形勢，而願意借藉羣衆運動與政治壓力，使重慶組織一個新的政府。

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已表示反對重慶的行動。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夫人及幾個國民黨員曾聯名

致電蔣委員長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籲請恢復民族統一戰線。同一天，馮玉祥也在重慶軍事委員會演說，列舉波蘭法國因內部分裂亡國的前例，要求全國堅持團結。閻錫山在一月十一日香港電訊所傳的談話中說得更嚴厲：「國民黨中有不良的份子，他們直接威脅我們的抗戰，間接給日本以幫助。不僅我不滿意他們，就是全國也憎厭他們的。……他們使得進步份子都不願服從中央政府」。一月十八日，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也拍電給重慶，他說依據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日的成績，決沒有些對這軍隊發動「討伐」的理由和藉口。他宣稱萬一中國發生內戰，這只是幫助日本侵略者完成征服中國的計劃；新疆的人民和軍隊堅決站在團結抗戰政策的後面，而反對所有那些準備在「討伐」幌子下把中國出賣給日本的人們。

這些有力的政治人物的呼籲——還有許多其他各方面份子的呼籲——說明了中國各省人民在新開封鎖幕後不斷沸騰着的情緒。華北四省中的武裝衝突（尙未證實）說明了革命委員會所預料的軍事壓迫仍在進行。在閱讀新聞的時候，人們應該注意共產黨是否將退向華北去形成一個新的區域，或者那遍及全國的激憤情緒是否將去追求一個新的更民主的中央政府。如果針對延安的大規模內戰發動了，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共產黨軍隊將突破政府的封鎖線，這條封鎖線是爲了隔絕他們與蘇聯的接觸而建成的，對於蘇聯，他們決不敢施用武力，這樣，他們也許將得到抗戰後無法得到的蘇聯方面的軍火。

拯救中國還並不太遲。她必能在存。她的人民必將在同一旗幟下團結抗日，不過也許未必在重慶的旗幟下罷了。不過阻止日本向東南亞亞洲前線的猛烈進攻，稍一延擱也許就嫌過太遲，這將不可避免地使戰爭波及目下尙未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區域。只有迅速行動，保持重慶使之爲中國團結的中心，纔能做到這一點，斬除亂麻的最快方法當由英美蘇聯駐重慶的大使立即舉行會議，從雙方調查事實真相，運用聯合的壓力來阻止中國內戰。這三個國家的共同行動，也許可以消彌暫時的危機，使不致成爲民族的和國際的災難。（駁譯）

意大利故事

高爾基

母親

讚美勝利的生命的無窮的源泉——那些叫做母親的婦人。

這兒要講到鐵漢子季謨爾·倫古——便是被他不忠的家將起了「拐腿豹子」，「福星將軍」的綽號的，那個想破壞全世界的人。

鐵漢子季謨爾在地上橫行了五十年，他的鐵腿象象腿踐踏巖穴一般，踏碎了許多城市和國度；紅的血河從他的脚印中向四邊橫流。他用被征服人民的白骨建造高塔；他盡力和死神爭執，摧殘人類的生命；因為他的兒子傑爾基爾被死神奪去，他要報仇。這可怕的人，他要從死神手裏，劫取一切寶物，使人們以飢餓和憂悶而死。

自從他的兒子傑爾基爾死後，所有薩馬而剛人都在頭上撒了塵灰，披上黑和藍的喪服，迎接這位傑德人的兇暴的征服者以來，一直到在奧德拉爾遇見死神而被戰敗，整整三十年中，季謨爾從沒有笑過一回——他閉緊嘴唇，對誰也不低頭的過着生活；而他的心，也在三十年中沒有因為

慈悲而開展。

讚美世界上稱做母親的婦人——唯一使死神順從的力量。在這兒，就講到母親跟死神之僕人兼奴隸鐵漢子季謨爾，這地使大流血的鞭子，怎樣低頭於死亡之前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發生的——季謨爾在開遍玫瑰和素馨的彩雲的勝景卡尼古爾深谷——薩馬而剛的詩人們稱爲「花之愛都」的地方——設宴；從這兒可以望見大城市的碧藍的尖塔和回教堂的圓頂。

一萬五千座圓形的營幕，像一把大扇，展開在深谷裏，它們都像鬱金香一樣，每一座營幕頂上有幾百盞綢的旗幟，鮮花似的飄舞。

正中間是季謨爾的營幕，好似被近侍圍繞的女皇，屹然的站着。這營幕每邊百步，成四方形；有三枝槍的高度；正中十二條人體粗細的黃金的圓柱；頂上是藍色的圓塔。全幕用黑，黃，藍三色絲綢織成，用五百條紅繩紮在地上，使它不會飛上空中。四角裝着銀製的大鷹。圓拱底下，幕內正中高壇上，坐着萬王之王，百戰百勝的季謨爾·古汗第五。

他身穿藍綢大袍，袍上綴着萬千明珠，五千顆大珠！一頭怕人的白髮，戴一頂紅寶石的白冠，顫巍巍的動着。一對充血的眼，發出睥睨世界的光。

拐腿王的臉濺過幾千次的赤血，紅得像一把赤鏽的大刀。他的眼睛細小而無微不燭，目光像

阿剌伯人所寶愛的一種叫做翠藍的寶石的寒光。邪教徒稱這種寶石叫做翡翠，能够醫治瘋癲。王的兩身懸着跟處女的珠簪一般美的，塞龍地方出產的紅寶石的耳環。

地面上，最上等的絨氈上，放着三百隻裝酒的金壺，以及在一切御宴上所應有的器具。季讓爾的身後是樂師的座席，沒有一個人和他並坐；他的腳邊是他的親族，諸王，列候和將軍；跟他坐得最近的是酒醉的詩人凱爾馬尼。他曾回答這位世界破壞者的垂問：『我如果出賣，你會出多少價錢？』對這位死和恐怖的主人，他說：

『二十五個亞斯開爾。』

『這價錢只值我的一條帶子！』季讓爾吃驚的呵斥。

『我就是說帶子！』凱爾馬尼回答了：『只是一條帶子，至於您，那是一個大錢也不值的！』這便是詩人凱爾馬尼對罪惡與恐怖之人，萬王之王所說的話，我們要把這位真理之友詩人的名譽，永遠放在季讓爾的名譽之上。

讚美詩人們啊，他們有唯一的真神——那便是用美麗的言語所說述的大胆的真理，他們的神是不朽的。

正當餘興，叫鬧，得意的勝利談中，在王的營幕前，民族的游藝，和音樂的喧聲之中，蹦跳着大羣的雜耍師，大力士捧着交，繩技者身子裏好似沒有骨頭的扭屈着，兵士擊着劍，表演殺人

的技巧，又牽過了染成紅色或綠色的，有人覺得害怕，有人覺得滑稽的觀覺的大象——當家將們醉飽在季讓爾之前的戰慄，他的名譽的自傲，勝利的疲勞，葡萄酒，馬奶酒之中的時候——狂亂和喧吵的時候，突然，似一條閃電衝破了彤雲，在波斯王伐綏特的征服者的耳裏，聽見一聲婦人的叫聲，母鷹的昂然的叫聲，因受死神的凌辱而對人們和生活變成冷酷的靈魂所熟悉的聲音。

他命令徹查是誰發出這沒有歡樂的叫聲，於是有人報告，來了一個婦人，滿身骯髒褻褻，外表非常優氣，口說阿刺伯話，要求會見世界三大國的君主——他。

「帶她進來！」王說。

於是，一個蹣跚的婦人出現他的面前——身上裹着一堆被太陽晒壞了的破布片，披散黑色的頭髮，掩住了赤裸的胸頭，她的臉像紅銅，目光中含着凜然的威儀，伸出一隻污黑的手，毫不戰慄的面對着拐腿王。

「打勝伐綏特王的，就是你麼？」她問了。

「對啦，是我，我打勝很多的人，也打勝他，我還沒有勝利得疲倦呢，可是，婦人，你要說什麼啊？」

「你聽着！」她說：「不管你幹下天大的事，你還只是一個人，可是我，我是「母親」！你的事業是爲了死，我的是爲了生命。你對我犯罪了，所以我來，要你得到犯罪的報價。聽說你的

口號是「強權力高於公理」我並不相信這個話，可是你對我必須遵守公理，因為我是「母親」！
王的聰明，感到她那冒瀆的話裏有着一種力量，他說：

『請你坐着說吧，我願意聽你的話！』

她在滿坐諸王的地方，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在絨氈上坐下，講了下面的故事：

『我是沙連諾人，那是在意大利，離開這兒很遠，也許你不知道這個地方！我的父親和丈夫都是漁人，我的丈夫長得很美，差不多是一個幸福的人——因為我使他幸福了！我還有一個兒子——是地上最美的孩子……』

『同我的傑爾基爾一樣，』老勇士輕輕的插了一句。

『不，世界第一個美第一個聰明的孩子，是我的兒子！當薩拉欽的海盜到我們海岸來的時候，他已經六歲了。他們殺了我的父親，丈夫和別的許多人，拿去了我的孩子。我在地上已經找了四年，現在我打聽到了，他是在你的地方。因為伐綏特的軍隊捉住了海盜，你又打勝了伐綏特，取了他所有的一切，你一定知道，我的兒子在哪裏，你一定要把他交還我！』

大家都笑起來了，而且這時候諸王們說了（他們是永遠自以為聰明的）。

『這婦人真是一個傻瓜！』諸王說了，季讓爾的友人，諸侯和將軍們也說了，而且大笑了。只有凱爾馬尼嚴然的注視着她，而福星將們也睜張了驚奇的眼。

『這婦人是一個傻母親！』酒醉詩人輕輕的說。可是大王——全世界的敵人——却這樣說：『婦人！你從我所不知的國度裏，怎樣越過海，越過江河，越過山，越過森林到這兒來的？爲什麼野獸，有時比野獸更兇惡的人都沒有觸犯你？而且瞧你的樣子，你又並不帶有弱者之唯一的友，強者唯一的幫手——武器，爲什麼能够平安的走？要使我相信，要使我對你的驚奇，不阻礙我來理解你，你必須把這一切都說給我聽！』

讚美稱做母親的婦人，她的愛是無邊無際的，她的奶可以喂養整個的世界！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美，都是從太陽的光線和母親的乳房中生長出來的——有了這個，我們才能對生活發生愛好！

她對季謨爾·倫古說：

『我只走過一次大海，那兒有許多島嶼和漁船，當人去尋覓愛者的時候，海上便有順風吹來。我是在海邊出生，在海邊長大的，所以渡海是很容易的事情。山麼？我可沒有留意到山啊。』

醉酒的凱爾馬尼挺俏皮的說了：

『對於愛着的人，高山會變成平地！』

『路上是有森林的，的確有的，我遇見過野豬，熊，山貓，頭攻着地面的怪怕人的野牛，我

這兩次遇到眼睛跟你一樣斜睨的豹子，可是，無論什麼野獸都有一顆心，我就跟你講話一樣，跟它們講話，它們相信了我是一個母親，就嘆息着走開了——它們都同情我！你應該也知道，野獸也愛它的孩子，爲了它們孩子的生命和自由，它們能比人們鬥得更好！」

「對啦，婦人！」季謨爾說：「我知道，它們有時比人們愛得更熱烈，鬥得更堅強！」

「每個人，」她跟孩子似的說下去，因爲每個母親的心都是百倍的孩子：「每個人都是自己母親的孩子，」她說：「誰都有母親的，誰都是別人的兒子，老公公，你也知道，生育了你的，也是一個婦人呢。你可以不承認上帝，可是老公公，只有母親，是你所必須承認的！」

「對啦，婦人，」大胆的詩人凱爾馬尼驚嘆了：「對啦，一羣公牛不能生出小犢，沒有太陽，花兒不能開放，沒有愛便沒有幸福，沒有母親就不能生出詩人和英雄！」

於是，婦人說：

「孩子交給我，因爲我是母親，我愛他。」

向婦人致敬吧——她生了摩西，穆罕默德，偉大的先知耶穌。正如契里夫艾登所說，耶穌雖然被惡人殺害了，他却復活了，來審判生人和死者，這是在大馬司寇，在大馬司寇！

我們向孜孜不倦地生育偉人的人致敬！亞里司多德是她的兒子，佛烈特，蜂蜜一般的撒蒂，毒葡萄酒一般的奧戶爾，罕姆，伊司康黨爾，雙目失明的荷馬，他們也都是她的兒子，他們

都吮吸她的奶。當他們比鬱金香還小的時候，都是由她一個個攜着手帶到世界上來的；世界的光榮都從母親而來！

於是，白髮的城市破壞者，拐腿虎，季謨爾·古板深深沉思了，他保持了好久好久的沉默，後來他對大家說：

「曼·丹格里·克里季謨爾！上帝的僕人季謨爾，我有話要說！我已經活了很多的歲月，大地在我的腳下悲鳴；而且這一雙手，三十年來破壞了死的收穫。我爲什麼要破壞，因爲死奪去了我的愛兒傑爾基爾，消滅了我心頭的太陽，我要對死復仇！人們爲保護王國和城市而同我作戰，但是沒有人爲保護人而作戰；在我的眼裏，人是沒有價值的，我不知道人是什麼，他爲什麼要攪在我的路上。當我季謨爾打勝伐綏特的時候，我對他說：「吹，伐綏特，你應當知道，在上帝的眼裏，是不把什麼國家，什麼人民當做一件大事的。你瞧——上帝，對這樣的我們——你是獨眼，我是拐腿，交給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力。」當他帶着鑲鑄帶到我面前的時候，當他因身上的累贅站立不住的時候，我對他這樣的說了；看着不幸中的他，我這樣的說了。我感到人生是苦蘆一般的苦，是瓦礫中的雜草一樣的東西。

「我，上帝的僕人季謨爾，我有話要說！在這兒，我的面前，坐着一個婦人，他使我的心中，發生一種我從來不知道的感情，她用對等的地位向我說話，她並不哀請，她只是要求。我見

到，我了解這個婦人爲什麼這樣的堅強——因爲她心中有愛。這個愛使她明白：孩子是人生的火花，從這火花中可以發出萬丈的光焰。先知豈不都是孩子麼？英雄豈不是弱者麼？啊，傑爾基爾，我眼中的火光呀，如果你能够成長，你也許能使大地溫暖，在地上載遍幸福——我已經在大地灌溉了赤血，使它成爲沃土了！」

萬民的暴君好久的默想了一下，終於又重新說了：

「我，上帝的僕人季謨爾，我有要說的話！三百名騎士，馬上出發到我的領土四方，尋覓她的孩子，她在這兒等着，我也跟她一起等着。有誰在自己的馬鞍上帶回孩子，他便得到幸福——這是季謨爾的話！婦人，你滿意了麼？」

她把黑髮從臉上拂去，向着他微笑，而且低下頭來回答：

「皇上，我滿意了！」

當這個可怕的老頭子，站立起來向她致禮的時候，快樂的詩人凱爾馬尼高興得像個孩子，說：

有什麼東西

比花兒和星星的歌兒更美？

這是愛的歌！

有人立刻這樣回對。

有什麼東西

比五月晴空的太陽更美？

是我的愛者！

戀愛的人這樣回對。

啊，我也知道：

深夜天廳裏星星的美！

我也知道：

夏日晴空中太陽的美！

我也知道：

我愛人的眼眸比花兒更美！

我也知道：

她的微笑比太陽更可愛！

但是所有的美

還沒有在歌中唱盡，

有一種世界一切的泉源。

還是可以歌吟；

有一種世界的心，神祕的心；

還是可以歌吟；

這個源泉和心的主人；

我們們就把它叫做母親！

李謨爾·倫古抱着詩人說：

「對，凱爾馬尼！上帝不會錯誤的，他挑選了你的嘴說出自己的智慧！」

「噯，上帝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詩人！」醉酒的詩人說了。

婦人微笑着，諸王，列候，將軍們都微笑着，看着她——這個「母親！」

這一切都是真的，這兒所說的是真理，我們的母親，知道這個真理，要是問她們，她們就會這樣說：

「對，這是永久的真理。我們比死還強！我們不絕地把聖賢，詩人，英雄送給了世界，我們

在世界上栽種了一切，世界因此而受到讚美！』

廢物

灼熱的太陽，靜靜的沉默着。生活凝固在明淨的安謐中了。天空張着鮮亮的藍眼，和霧的望着地面，太陽是它的炎烈的眼珠。

海，像用了青鋼，柔滑的鍊成一般；點點漁舟，凝然不動，好似膠錘在那天空般明淨的海灣的圓穹中。海鷗懶懶的鼓翼飛去——在海水裏，映出比空中飛翔的更白更美的另一種鳥兒。

遠景是飄茫的，在那兒有一個紫蔚蔚的島，好似游泳在烟霧中，被太陽白熱化而溶解了。這一個島，是海中孤獨的礁岩，是拿破里丹海灣中天然色的可愛的礁岩。

海邊是一級級向海中下去的石礫的灘岸，岸上完全被葡萄，蜜橘，檸檬，無花菓之類黑沉沉的葉子，和橄欖樹的銀灰色的葉子遮掩，顯得美麗而華貴，形成一條連接海水的綠色的流，金色，紅色，白色的花，可愛的微笑着；金黃的檸檬，使人想起飽和潮氣的暗空中，無月之夏的星星。

空中，海中，人們的心中，都充滿着靜謐，想傾聽那有生的萬物，怎樣對神聖的太陽，唱無言的讚歌。

在東樹林中蜿蜒着一條小路，有一個高身黑服的婦人，在小路的石徑上慢慢的向海邊走去。她的衣服被陽光晒成褐色的斑點，遠遠的看去，也好似縫着許多補釘。她的頭上沒有遮掩什麼，——白髮閃着銀光，成一個輪圈，披散在她寬闊的額上，太陽穴，和淺黑色的兩頰，是這種梳起來也不能順利的頭髮。

她臉如秋霜，一眼瞥去，永使人想着在這張瘦削的臉上，曾經有過深刻的經歷。要是再看見她那直視的陰森的視線，就不禁會想到東方大沙漠中的枯林。

她低着頭在結着紅的編物，編針一閃一閃的耀着光，一團毛線球放在衣袋裏，一條紅線好似從她的胸口抽出來。小路崎嶇而曲折，聽見石礫跌動的聲響，但這銀髮的婦人，脚上好像長着眼睛一般，坦然的向下走去。

人們講到她的經歷。她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是漁人，在婚後不久，下海去捕魚，丟棄了正懷身孕的她，一去不再回來。

孩子出生以後，她不給人家看，並不像一切母親一樣，驕傲自己的孩子，帶到太陽下和大路上來，她把孩子用破布包起來，藏在自己屋子的黑角落裏，因此有好久的時光，沒有一個那人更過這孩子的身體——見到的只是一個大腦袋，黃皮臉，一對圓大的眼睛。同時人家又看出來，她以前是強壯，活潑，比誰都有興趣，快活活活的百折不回的同貧窮戰鬥，現在却變得默默無言，

眼色顯出疑慮的怪樣，看一切東西像是透過一陣悲哀的雲霧，苦着臉總在那兒冥想什麼。不消多時，大家都明白了她的苦悶——這孩子是一個廢物，所以她把他隱藏起來，心裏默默的痛苦。

那時鄰人們對她說，我們當然明白，一個婦人生出一個廢物是多大的羞恥；你爲什麼受到這種殘酷的羞恥，這責罰對你不是不公平，那只有馬唐那纔知道了。不過孩子是沒有罪的，你枉然使他失掉了陽光。

她聽從了別人的話，把孩子給他們看——他的手腿短得跟魚鱗一般，一條細弱的項頸，勉強頂住了一個大皮球似腫漲的腦袋，臉孔跟老頭兒一樣滿是皺皮，一對爛眼沿的眼睛，一張茫然張着的大嘴。

婦女們望着他流淚了，男子漢扳緊了臉，不屑的走開；廢物的母親一回兒低下頭，一回兒又抬起，望着別人好似無言的詢問着一個誰也無法解答的問題，蹲到地上去了。

鄰人們替廢物做了棺材似的一口木箱，裏面鋪了絨屑和破布，使廢物坐在這柔軟溫暖的窩裏，把箱子放在屋外陽光下，在心裏悄悄的期待着，在那個每天出現奇蹟的陽光下，有另一個奇蹟會出現吧。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他還照舊是一個大腦袋，四條附屬品的長長的身體，只有從他的笑臉

中，一天天顯明表現出吃不飽的饑癆，嘴裏長滿了兩排牙齒。短短的手掌會握住麵包片，毫不錯誤的送進赤熱的大嘴裏。

他是啞吧，可是只消近處有人吃東西，他就會嗅到食物的香氣。他的嘴張開來，搖幌着笨重的腦袋，發出鈍濁的暗聲，他的混濁的眼白，綑滿了紅絲。

他很會吃，食量一天天大起來，暗聲不住的發出來。母親兩手不停的幹活，可是她的手工錢是微小得很，常常一點兒也沒有。她不出一句怨聲，對於鄰人的幫助也覺不好意思——而且總是默默的——接受了。有時她不在屋子裏，那種暗暗的聲音使鄰人心煩起來，就跑過來，在那張貪饞無厭的嘴裏，塞進一些麵包片，白菜，菓子之類，一切可吃的東西。

「這個孩子馬上會把你的骨髓都吃盡的！」

他們這樣對她說：「你幹麼不把他送到孤兒院，慈善醫院裏去呢？」

她痛苦的回答：

「我生了他，我就得養他。」

她長得很美，有好多男子向她求婚，誰也不能成功，她對一個最要好的男子說：

「我不能做你的妻子，我怕再會生出廢物來，這使你也蒙羞恥。不行，你走開吧！」

他向她解釋，使她相信馬唐謙對母親是公平的，她會把她們當做自己的姊妹看待；廢物的母

親回答他：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麼罪，可是我却受到這樣慘的報應。』

他喋喋着說個不休，他流淚，而且發狂了，那時她說：

『走開，我不能做自己不相信的事！』

他就永遠到遠遠的他方去了。

這樣的，在那張不斷咬嚼的嘴裏，她喂養了幾年，他貪饞的吃進了她的勞力的收穫，她的血和生命；他的腦袋長大了，細弱的項頸再也担当不住，一天到晚幌來幌去的幌着，好像一個在屋角上蠢來蠢去，馬上要躍出去的皮球一般，愈看愈使人難受了。

過路人從門口張望進來，不知道自己望見了什麼，吃驚的怔了一怔身體站停下來。蔓滿葡萄藤的牆邊，一塊拜壇似的石頭上，放着一隻木箱，箱子裏露出了一個腦袋，映在綠草地上分外顯明的高額骨的黃皮皺臉，引起了過路人的注目；從眼窩裏突出一對昏茫的眼珠，盯眼不響的望着，使見過的人永遠黏住在記憶裏；壓扁似的塌鼻子微微抖索，過分發達的眼窩骨和顎骨，顫巍巍的震動，軟弱的嘴唇，露出兩排貪饞的牙齒，輕輕的動；兩隻跟野獸一樣敏感的大耳朵，好似有着獨自的生命——在這張可怕的臉相上，蓋住一頂帽子似的，鬚縮的黑髮，像黑人的一樣。

蜥蜴腳爪似的短短的小手，握住一塊什麼食物。像小鳥啄食一般，這廢物曲倒了腦袋，用牙

齒啃咬食物，嘴裏發出唧唧唧的聲音，吃着，哼着鼻子。當他吃飽的時候，他就望着人嚼牙齒。他的眼睛沉進在這半生半死的臉孔上一個混濁的無底洞裏，在鼻樑邊震動，臉孔的運動，使人想起地獄的痛苦。要是肚子餓了，他的項頸就朝前面伸出，張開血紅大嘴，動着蛇似的細舌，像催眠似的昏昏起來。

人們畫着十字，唸着禱告，想起自己所遇到過的一切醜惡，生涯中所經練過的一切不幸，悄然的走開。

有一位陰鬱的老鐵匠常常這樣說：

『我見了這張愈來愈饑的嘴，就覺到有一個跟這相似的東西來吮吸我的精力，想着我們活着勞苦。都爲了這種厭物，我們也得被這種厭物拖死。』

這啞吧的腦袋，使一切的人引起悲傷的念頭，和駭怕的感情。

廢物的母親聽着別人的批評默然不響，她的頭髮很快的白起來，皺紋出現在她的臉上，很久以前就忘掉了笑。大家又知道她每天晚上就站在門口，望着天空，好像在等待着誰。他們都這樣問：

『你在等待什麼呀？』

『你把這孩子放到老教堂門外的廣場上去！』鄰人們勸她：『那兒常常有外國人走過，他們會丟銅子給他的。』

母親驚得怔了怔身子：

『要是外國人見了這孩子驚駭起來——他們會怎樣想我們呢？』

人家回答她：

「天底下窮人是到處都有的，大家都知道！」

她不同意的搖搖頭。

可是苦於無聊的外國人，在各處走着，向每家屋子裏張望，當然也張到她的屋子。她正在屋子裏，看見那些飽壯的閒人，臉上現出厭惡的表情，做一個歪臉，又看見了他們怎樣歪着唇，裹着眼說她的兒子。特別觸動她的心的是幾句帶着幸災樂禍的神氣，侮辱而厭惡的話。

她從意大利婦人和母親的心田裏，感到那幾句帶侮辱性的外國話，默默的在心裏唸了幾遍，記住了它的發音。那天，她就到一個熟悉的捐客那兒去，問他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那是很無禮的話，」他做着苦臉說了：「它的意思就是說：『意大利比那些流浪民族還要滅亡得早呢，』你從那兒聽來這些胡說？」

她沒有回答，回去了。

第二天，她的孩子被什麼東西勒殺了。

她坐在屋外的木箱邊，手托着死孩子的腦袋，望着那些來看死孩的人們的眼睛，像發問似的靜靜的等待着。

大家都沉默，沒有人問她一句話，也許許多人正在慶賀她得到了自由。他們想吊慰這個失了兒子的婦人，可是誰都沒有出聲。天底下有許多話，完全不說也可以明白的。

以後，有好久時光，她依然跟詢問似的望着別人的臉，可是再以後，也就變得跟常人一樣了。

本輯介紹

「求知」經費一向靠幾個同人掏腰包苦撐，未曾向人募捐。同時為讀者負擔着想，不願把定價提高，經濟之困難，當然不言可知。茲蒙與求知同人素不相識的房德成、金言、王敬華、石人毅、盛步云、盛偉明、魏平諸先生特別愛護「求知」，竟無條件的給予經濟上的幫助，這除使同人等感激之外，唯有更加奮勉，充實本刊內容。藉表報答之意！

許多讀者一定在等待「求知」應有一篇關於中條山戰爭的文章吧！編者為滿足讀者這個要求，已約定子強先生寫一篇「論目前戰局與國內團結問題」，然因作者生了幾天病，更兼須搜集較多的材料，並寫得不使讀者失望，編者特對作者假以時日，等待它從容完成。到現在雖使本輯脫期幾天，相信讀者讀了本文後，當不至沒有代價吧。

又一篇時事文章，是志剛先生的「美日妥協之趨向與中國抗戰前途」，它正確地指出最近國際情勢，已迫使美國非把全力放到大西洋方面去不可，因之，對於太平洋方面的戰爭，祇有盡量使其向後推移，同時給中國拖住泥足的日本，目前當然亦不敢來算上一場，這正是美日妥協或讓步的決定條件。它又指出中國祇有自力更生才是爭取英美援助而不為英美出賣的唯一道路。值得一讀。

本輯有兩篇精采的譯文；「無產階級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類文章正是我們希望看到而很少看到的。本文首先指出第一次與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之一般的異同點，然後就各個帝國主義內部無產階級的情勢作個別的分析。確是國際問題研究者不可多得的良好參考資料。不過使我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它沒有說到德義等帝國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情況。據譯者說，為避免有礙邦交感情，蘇聯人對於同盟國的政治經濟等問題，不願有所觸及云。

「重慶秘聞」是一篇同情中國民族革命的美國女作家史特朗的轟動中外人士的報道文字。相信它幫助讀者對於國內情勢的了解是很大的。譯筆通暢而忠實，不至有何錯誤。

意大利故事，不好意思再延期。為不使篇幅超出過多，不得不將業已三校完畢的「中國是一否民主國家」與「漫談時間」兩篇文章，臨時抽去，延至下期刊出。

\$0.70